

原叙

昔人之論三不朽也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明乎德之不必兼功功之不必兼言
得其一足以不朽矣而孔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則言
與德又若是合乎故古來忠孝節義之人雖武夫賤卒
必傳其一二言以立訓後之觀者亦樂得而稱述之惟
恨其少不病其多而況理學之儒博聞之士其德固足
以垂不朽而其言尤可以示後世乎先兄仲木幼齡穎
異走筆數千言十六補諸生弱冠遭國變慨然有殉君
父之志伯父責以為人後之義乃不果於是杜門謝客

棄舉子業銳志於聖賢之事發為古文詩歌皆至性所
流不效兒女軟媚態而洋溢充滿如長江大河機勢浩
瀚又如生龍活虎不可捉縛雖蘇氏父子亦不多讓詩
曲折俊爽悠然意遠絕非凡響所及乙未正月二日丁
嗣母查孺人艱三日水漿不入口晝夜不絕聲寢苦枕
塊杖而後起比三月而葬復嘔血數升遂困憊不起至
明年丙申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喪次年僅三十有五臨
歿之日猶與諸弟講學不輟日吾志在先公年譜後叙
行在闡職三儀以不終喪為不孝戒殮以喪服三月即
葬嗣父母塚側凡事悉遵家禮無一語及私事嗚呼况

可謂得正而斃者矣可謂節孝兩全者矣即無文章之
美非所謂立德者哉然後世思其人不可見庶幾於文
章見之存其文正以存其人也從弟復本

祇欠庵集目錄

卷一 疏書

上先臣死節疏

上南都議郎蔣公書

再上議郎蔣公書

上鄭廣文書

答崑山徐氏兄弟書

答彭子仲謀書

卷二 序

朱近修文彙序

澄懷草序

易箋後序

送同社諸子北上序

壽屠母六袞序

宗人母子杖履圖序

先大夫年譜後序

卷三 記 議

青山孝子祠記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鳳嶺亭記

畫記

永安湖先祠增祀議

立義田議

卷四 傳 行畧

漆者包君傳

先司寇公行畧

卷五 墓誌

滇南黃將軍墓誌銘

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銘

瘞義士銘

沈林壙誌

卷六 祭文

哭張母哀詞 有序

祭澈水城隍神文

祭亡友朱君黼文

祭朱天虞先生文

哭山陰先師文

再告山陰先師文

卷七 雜著

寡女賦

擬修漏刻進表

擬進古鏡表

古劔銘 有引

西巷草堂隨筆小引

勸葺文昌武安合祠疏文

重葺井亭疏文

治土穀神廟說

卷八 詩

四言

短歌行

五言古

雜詩

古意

過七里瀨同從兄步謝康樂韻

凍潮吟

七言古

答南屏豁堂長老

前有一尊行

五言律

入招隱寺

南湖曉坐

夜登北固山用壁間韻

哭史相公

哭凌侍御

哭杜司農

除夜懷東谿朱子頌

再經雞山酬開美祝子

送客曉發

七言律

梅花次巢友韻

縣南十里塘

舟行次韻

卧疾 羅館

禾中送祝子就檻車

城西作

答彭仲謀次韻

吳市重逢陸大有贈

登姑蘇城樓

題子胥祠壁

陳雨臺武科進士繇先大人門下昔甲申予白先狀

於金陵同謁武部不達留別秦淮酒樓經亂久別今

已丑再遇吳市出酒共醉因有此詩

恭謁孤山忠烈祠次吳駿公先生韻

偶至湖上

夏日假館水南竹塢外舅示讀亂後諸咏次韻六首

喜右吉閣伯歸自閩中

陸冰修兄弟見訪屢不值以詩報謝

五言絕

蠶事

七言絕

初夏浴鶴亭卽事

祇欠庵集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祇欠庵集卷一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疏書

上先臣死節疏

原任太常寺少卿殉難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臣吳麟
徵男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學廩膳生員臣吳蕃昌謹奏
為臣父殉國孤忠已著守城勞績尤彰謹瀝血泣陳始
末以明聖恩以表臣節事臣父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捐
軀殉難中外著聞臣哭泣苫藁恭讀聖旨屢獎忠義嚴
催部覆及吏禮二部具覆復邀天恩臣父諡贈祭墓建

祠與倪元璐等同日奉命臣惟有感泣呼號粉骨誓報復念廷臣之例請皆止及臣父姓名而實跡未詳將何以明大典之不虚而受者之罔愧臣敢不以臣父從容就義及生平梗概泣告我皇上臣父原官吏科都給事中久推前官于本年三月初七日始奉旨時逆寇狂躡已達雲中先帝召對廷臣共策兵餉臣父言京師之營卒羸之不足當賊惟有忠義可鼓乞召百姓父老痛切喻之使人人固志請罷斂助之議又建議勳戚宦寺之居在郭者屯置諸守戍并給糗養士卒妻孥使無內顧又有百官環守諸說俱不行時邊外督臣議徙寧遠

守關門挑銳遏寇捍禦京師臣父獨䟽其事復為樞輔所阻寇突城下臣父守西直門短衣戎服與城卒寢食手施礮矢十七日賊騎至同守者以為難民輒欲啟納臣父不可率家奴載石塞門十八日懸賞募士縋城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賊勢稍卻至暮分馬步來攻愈急臣父間道夜行叩闈至午門欲入為舊輔魏藻德力挽止之不得已還西直門次日黎明德勝門陷矣賊充斥滿路而西直堅塞無恙獨聞礮聲終不能破賊遂舍之從別門入追賊去後至五月初七日自內發掘西直始啟此先臣坐門之勞績可攷也臣父於賊入之時守者

竄去即自經城下家奴哭持不釋擁至城左三元祠臣
父舉首視屋梁曰吾終此矣遂列坐奴子于前委曲陳
說大義言平生尸諫之志恨不死於君前微吟宋臣文
天祥詩自粹尺帛投繯而逝所遺絕筆痛二百七十餘
年宗社移旦失之久居諫垣無所匡救戒以罪服殮作
家書惟待恢復憂江南耳此先臣就義之孤忠可憫也
痛哉燕雲之變日月已昏上有先帝烈下有臣父與
諸臣之忠光昭大義先臣何憾特臣為儒學弟子聞
訃不死日夜慟哭匍匐奔迎幸已歸櫬因前後歸人之
口得詳死事顛末方敢撫實上聞又臣父之生平由天

啟壬戌進士任江西建昌府推官補福建興化府推官
訊獄釋囚全活最多窮奸不避豪貴司稅不手一錢兩
入鄉閭所取皆知名士屢舉卓異行取吏科給事中歷
兵科刑科至掌首垣議屯議餉論銓論賦痛切疏陳掌
計拾遺進賢退不肖文武兩闡拔士得真才絕去朋黨
依附二十年孤立獨行雖見知于先帝實屢厄於輔臣
且請整飭留都授司馬節制之權以為應援身請危疆
行內外兼轉之法以弭盜賊皆今日之痛悔不行者即
至危迫之時而寧遠之徙惜乎已後使諸臣盡如臣父
之畢力効忠諸門盡如西直之堅塞不拔則禍寧如是

烈乎此臣父之勞瘁孤貞更有異于殉難諸臣者也嗟
乎臣父不得留其身以佐皇上中興之業矣而臨歿之
日撫躬引罪自褫朝服旁有語忠烈者臣父正色曰人
臣致君國一旦如此尚言忠烈乎此臣父志豈有他望
雖聖世教忠大典日錫而臣等又體臣父國寧居人先
邀恩願居人後之義但仰天慟哭終未敢以私情請也
茲遇殊恩例頒優卹然後敢碎頭泣謝更陳私悃者謂
就義之烈諸臣所同也捍禦之勞臣父所獨也伏乞皇
上憐臣父勤苦率先之勞特行敕部申議以志不泯兼
付史館永垂來世則死者得憫而生者愈勸臣願捐養

母之身荷及陷陣死勸忠義以報皇上以從先臣于地
下臣蕃昌臨䟽不勝哀痛激切待命之至

上南都議郎蔣公書

十月八日孤子吳蕃謹流涕泣血再拜寓書于兵垣議
郎蔣公閣下孤蕃匍匐痛哭于長安市上凡三旬餘日
求白先大夫勞苦慘烈狀會卹旨適下再䟽格不得上
退伏店中席地搏額出血以明感報然則謝天子德慰
先人心者講求沒世恐無一當焉又安敢私有訾議以
蹈不測之死哉獨蕃所稟專鈍凡受詔旨與冢宰宗伯
司馬諸公之章議於死節臣明示以等差優劣較然者

日夜熟復而探索之竊不得其故乃刺血繕書伏大明門下者三日日暮必痛哭返計終不得達一二先大夫故舊宜伯叔事者皆戒門以絕閤吏怒不可近已而哀號中夜粗具始卒鳴吾不平於先生右左謂先生新躋華要宜延天下人士譽方急宜視寒士賤子不遠又於先大夫有通門雅故人宜念辱為治下吐悉寒門狀嫌疑宜弗避又會城嘗接見孤蕃於其平生非為無已之乞者宜無所不亮故敢盡其狂囂焉議者之意以為死節諸臣生列官爵崇者報亦崇之子子然世蔭卑者報亦卑之子子一人蔭別諸臣為大臣者半庶僚者半又

于庶僚擇一二人謂死有更烈蔭等大臣於大臣擇一二人謂歷任未久蔭等庶僚嗚呼此孤蕃之所不能解者也夫蔭者人子避而不敢言如蕃與二弟益也坤也皆列諸生奉父母師保訓妄冀自致名位孤姪孝貽去葆衽未久非以父死為利者可知矣所痛心嚙齒者先大夫不見棄于先皇帝侍言帷幄強直有聲為外吏十年侍從十年晉階卿士見重忠蹟不能具論如癸未之請授南司馬史公可法節制應援京師請召大將軍捍禦寇難其說雖不見用其功雖至今存可也天下後世皆惋歎泣下以為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忠者寇至之

日舉國悲愕無計先大夫請下罪己詔蠲租布誠款動壯士心請養軍士於城外毋恐百姓請百官擐甲帶兵練禁卒率之一決戰守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勇者蓐食西城手執礮矢募士繼城殺賊凡數百人風雨半夜徒步叩闕下欲為天子畫計而不可得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勞者德勝門陷賊駢馬而入矣大夫受命城下西直土石堅好歷三四五月至六月二日始發之使八門盡然安有今日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之有成蹟者者天乎先大夫豈以一死自靖者哉而議者并不使同于一死自靖之報此忠臣義士所當叩天椎胸而泣者

也匪躬無尊卑之殊率土無親疎之別以受恩深淺論之小臣之死尤難于大臣以奉職勞逸論之小臣之報更繁于大臣今反以生時恬退之操減死際節烈之義不能解者一凡大官皆其人營營苟苟以圖之者也營營苟苟之臣必不能仗節死義其非營營苟苟以得之者雖非大臣亦能仗節死義欲諸臣內懷死義之概而外營爵祿之大以預為後人旌獎地諸臣不能也昔者九卿六尚書五府四等其為大臣無限固當論其死不

死不當論其大不大今獎大臣乎獎死節乎抑何以處夫單人匹士愚夫賤婦激烈之忠乎不能解者二太常

大理同卿貳也以凌公為大臣以先大夫為庶僚不能
解者三王公庶僚也何所據而列於大臣曰城守也先
大夫不嘗奉命守西直乎不能解者四一以城陷死生
公居其慷慨一以城未陷死先大夫居其從容其為忠
則同其為城守則有異其為位亦有異以城陷者賢于
不陷守不足貴歟以侍御之死賢于奉常大臣又不足
貴歟不能解者五若云朝廷之爵宜惜則一榜數百士
三年而一見一選數千人一年而數見豈病其繁寥寥
忠節二十人三百年而一見不以為少反以為多國家
於未見之賢才畀之厚秩而弗辭以已著之大節付之

廷疑而不決不能解者六比來以不次羅列奇士蓋勸
忠耳今有以死明忠者而反疑之而錙銖較之何哉郎
官登朝功司上殿出其袖中成疏一日進罪人幾何人
一官加蔭子幾何事何制不亂何規不紊而獨於死忠
之臣動援成例不大謬耶不能解者七嗟乎痛哉國破
殉國加於殉封疆一等帝死殉帝加于殉國又一等三
百年來酷烈大禍固不能援前例以為名又何忍虞後
例之再見今在廷所引斷者何經傳所吝惜者何心事
哉不能解者八天下方多事中興之始最宜以死節勵
天下之人心又宜以守城勵天下之人事大難既作豈

宜為臣之叙賢勞名教所關正不敢以倉皇遺事實如
蕃疏所云死所同也守所獨也議者既以死節為得已
又以守城為無稽不能解者九議者已不能知某公之
忠加于某公又安知某公之忠不知某公殉國一日安
所優之劣之而某諡以忠某諡不得忠某表其生平而
曰正某畧其生平而概曰節某并節不可得而曰愍不
能解者十贈官一也或三級焉或一級焉或原官長垣
而止署為右給事曰長垣未久也或原官司農而遽稱
為內閣豈內閣已久耶誤耶大典不敢誤黜陟耶死忠
矣不當復黜陟不能解者十一蕃又聞同難之孤有謁

宰相而陳乞者宰相蹙額曰極欲厚尊公後事所患死
節者太多恩不可濫耳嗟乎宰相之言如此天下事可
問耶則將應之曰使明公在當日為新朝惜名器乎為
先朝立綱常乎彼且何應以也從逆之人竄亡南國其
有門戶援黨者近且日引之入班行飽厚秩縻司農奉
直無算胡不一為吝惜而於虛名追贈之典斤斤然論
之豈死節諸公尚可恃大官以負朝廷耶抑且慮其起
而與今日之臣爭升降耶不能解者十二嗟乎今之臣
皆先帝之臣也於今日從龍之人惟恐不公卿於殉國
從龍之人惟恐其得厚報全秩者不知何以見先帝于

地下乃蕃微聞封章密劄之間近且有以燕京之失為非不幸者而天子不聞有雷霆之聲宰相不聞明斧鑕之罪將視先帝為何如主嗚呼痛哉又何怪乎報仇之師不出而獎忠之典愈後也嗟乎公卿躋足而待禍患之及矣夫使大仇未報而徒求瞑先大夫目於表揚之典先大夫之所不許也先大夫幸事先帝之日尚恐名位不後於人而今顧求加於新朝愛惜之舉先大夫之所不許也孤蕃休矣不復也言矣非先生之知愛之深亦不敢縱及於是意者中興要務之陳或以大禮諮先生者聊一采之助之此先生盛事也非孤蕃所敢望

蕃流涕再拜

再上議郎蔣公書

孤蕃拜書以來吮筆韜墨刺指斷舌無所復言昨者從鄉人借買驢之貲與通濟門主人約明日行矣行且荷鉤戴鍤築墓而廬之以終其身頌先生之德不敢以踈遠異也復蒙惠書卒讀悲感涕泗橫襟下地不忍不報書旨云報政於死節諸臣不宜有所異同斯言是已而有未盡孤蕃之意謂異同不可無也異其所宜異則不求其同同其所宜同則不求其異夫論人臣於他日所謂人人殊論人臣于死忠之日所謂殊塗同歸從大端

而論之可以概其生平論二十人于一時曰二十人猶一人也特其服官不能不異故在他時則贈蔭與諡皆有所宜異在今日則贈不能同其蔭與諡皆不宜所有異夫贈者何王者思人臣大節悲之壯之就其生平之名位而加隆焉旌之也位高者高之位卑者亦高之則高者無以致其旌曰無等故因其爵第品秩大臣庶僚之議所當屬太宰定之雖均加榮焉而大臣之級與庶僚之級仍異異而不嫌其異者此也今獨於李倪諸公皆三級之其餘皆一級之如施公副御史也贈左御史副之於左一間爾即不死忠亦當贈江右吳公已長諫

事僅加罔少卿諫官之長無陞罔卿者今且降其原秩為右給事而以罔卿子之是降之也非贈也先太常贈少司馬亦一級也以大臣而三級之以庶僚而俱一級之此所謂宜異而反同將焉用彼太宰哉且卿寺之正與少不遠也而贈必少也侍郎之左與右不遠也而贈必右執政之為朝廷惜名器能盡如是否乎蔭者何王者悲人臣大節不得返死者而用之故求其所生謂去賢者不遠猶能體乃父之志命司馬仿漢羽林字孤之義存孤兒姓氏必世及之者謂臣節至不可磨滅使世世帝王皆知之王者用其子如其父嗣王用其孫如其

祖以明事其不朽為忠臣之子孫祝悠長也諸公殉君之志同殉君之事同殉君之日同則中興之獎禮宜同今執政但當云臣分宜然死不足以塞責槩錄其一子足矣又何以或裨之世或不裨之世安所別某之死宜不朽某之死宜速朽乎又安所別某之子賢而孫又賢某之子賢而孫未必賢乎又安所別大臣之子孫皆賢而庶僚之子賢而孫不賢乎此不足以分諸公之義烈不足以定諸裔之升沉徒令君恩有隆薄之嗟而後世延等殊之議耳所謂宜同而反異之者也司馬之過也諡者何王者思人臣大節悲之予之易名使後世得而

頌之惟其事有同有異惟其人亦有同有異宗伯得而異同之必當焉而後已此常典也而今日諸臣有不俟論列者則死事昭然矣累二十人而同予之正為其死也非因其生平故其事同其人遂不能有所異其大端同其生平亦不當有所異所謂大端者扶植綱常有死無二忠莫大焉遭國烈禍捐軀死義烈莫甚焉今於死節之臣皆諡之曰忠烈於忠烈之詞臣四公者皆冠之曰文忠雖有聖人復起以為不盡則可以為不公則不可若云當詳其生平亦二十人所甚願然而取評於朝黨采譽於鄉曲求長於政行獵美於文章人各一一論

列之窮歲累紀而不能決非所以慰忠魂于旦晚與其
異而不當不如其同也今諡倪劉二公獨曰文正以取
正而斃焉之義則諸公之死獨不可云正乎諸公之生
平不正而能死乎先大夫之諡忠節以朝無知交若云
一節云爾又何為金許吳三公者同一節乎何以見三
公之與先大夫出處語默無一不同必不可以他言別
乎陳公申公其死同義何以并無忠節之諡而恭愍
之謂乎孟公進士從其父死天下稱其忠孝乃無忠與
孝之諡而曰節愍取何義耶既不得其人而論列之又
不因其事而公子之或加隆而反替或以貶而代褒惟

宗伯意所在安在其能奉天子詔慰忠臣孝子於冥冥
之中哉自是以後天下為忠孝子者寡矣可以無論矣
孤蕃泣血上書不能見白於天子不足鳴哀於執政所
遇同難諸孤則汪子觀李子善長馬子壬玉許子祚芳
王子之柯之棻其餘未獲一見或遼絕數千里外冀覩
面目問其室家事恐沒世不可得然區區所陳正公義
也先生因其詞識其肺肝焉則知諛諛者不妄不宜以
非時之鳴槩斥耳又如使者聞語相期約云云者孤蕃
不敢當也蕃移寓承恩寺僧舍時同舍郎西江李君者
跡予悲鳴而哀之欲為一申其說于時宰相亦如先生

指李君宰相之客也其告語蕃甚昵蕃熟思而堅謝之中夜起坐念西華門非書生暮游之地先大夫不當生私謁宰相之子憬然汗流恐為天下丈夫男子笑故說辭寒疾反辱殷問悸不自寧敢以誠告願先生恕之先生姑舍是更教以歸臥牀土不負先大夫之道不勝幸甚孤蕃再拜

上鄭廣文書

蕃自羈貫以來為父母所過望不事鋤鋤而受楮筆束髮遂奉典謁嘗淹寓西泠知會城賢長者聞先生名耳與心叶將奉縞帶焉以明先世同籍之好而中夏忽傾

人士漂沸蕃且嬰大故矣三年泣血邱林沉綿廢痼知橫宮有康成在而不能躬執灑掃之役屢欲奉書輒自迷止尚冀一振槁骨拜覲仁表茲自形神日脫且盡而志氣益盡然落矣悲乎古人所云願一言而死蕃聞工無技則弗工商無資則弗商士無文章則不得而士也蕃雖少事章句師孱鈍不能通詮疏早歲出奉祭器遠嚴父之懷漸越常矩其視經傳若奉大吏面從心違樂窺有韻之書好為無稽之論有司試誦帖應故事耳或怪而前之顧未嘗有知己也其為文之基不堅不深故一經風雨震盪如泥沙委地莫可收召幼小時時嬰疾

早涉人務一切狼籍神理外翊不自保嗇天地崩陷北
向慟絕絕已復甦不知其他時最忘生一切死事爭先
為之行跣悲號灑血燕路血凝障其口淚下蒙其面手
申屈觸豺虎中新背舊髀纏吾雙足蓋去死也不可以
呼吸既而上書南國舟碎泪沒持家避兵鋒鏑雨下負
土封樹淚湧成冰又賤患多危若在夜夜常冒臆一氣
上引焯焯神欲留之激成喘噎遂能道隻字牀案間物
指點舛亂令觀者皆駭泣夜分氣自迴注則痰飲血沫
相擠下地二童子爭易成器常不能給悲乎此其人尚
堪起之牀榻屬以文章者乎為文之資既荒且頓如彼

為文之質又痿且殆若此在明之末倘欲援引世卿之
榮眄醜鼎之側已足為家卿大夫辱此蕃所不能自
欺以欺夫當世者也或譽之曰子無乃從先公莫應科
舉之戒乎蕃且愧汗下蹠而謝之曰否否夫人子苟可
以發明先人名行于今日北極南溟足繭可及執鞭傳
遽身賤不辭而况功名之塗筆墨之業顧不足擯拾表
揚昭明萬一孰與夫仗田耒之梵梵同艸土而寂寂乎
使蕃力尚可竭必不甘為蓬蒿之鬼如彼逐日月犯霜
露奔謁上第孰非人情今特以愚陋枯朽伏匿泥淖而
盜父命以為高名如策病車跣蹄之乘以驕于蒲捐天

駿之後曰非不前也乃不欲也此雖王良伯樂言之誰能不掩袂笑慶者當世不可欺而欲以欺吾死父乎且蕃請諡之役有議曹蔣君欲援蕃為羽林即期夜半於西華門候見丞相蕃竟以疾辭之人生勉其所可為委其所不能為不待籌計自決決于寸心不欺寸心則不欺死父不欺死父則不欺當世此三者蕃所旦晚持以入地者也夫使隕墜神魄者數年千仞一絲在牀如客而動心餘喘竊意分外幾何不為牀頭候鬼所怒嗚呼已矣存姓名于舊序辭廩饋而守祠可以操其寸心下報先子矣死生之際所願僅止於此謹流涕叩頭布於

座右惟先生鑒之

答崑山徐氏兄弟書

蕃等自經喪亂以來悵然失圖不自極節以異民伍內墮家緒外替朋規斷髮印林捧鉏隴首未足以自掩慙痛何況重聯倫好再廁饗會而隨聲文誼之舉哉坐此往年雖羈鶴市復涉鹿城函耻於心暴怵其面素所聞名聲淑慕見義哲不敢求而識之抒其胸懷去來君子之鄉如入空山之徑劃然獨嘯髣髴與亡家伍子寄戍梅生通其靈爽而已既而躡登太史之龍門縷布家人之燕語猥蒙尊大人開襟雪腑款愛良深中夜篝燈飲

酒濯足一話先朝故事飛涕橫案至今耿耿何能去臆
兼以情緣有涯未見君子繫我勞結猶然在寐潛公到
門遠辱瓊問累千餘言批宣世講之素啟誘理教之實
宏思遐古緒正流今厥旨良厚嗟乎久矣徽斷音絕今
日何日而聞此言將維旣頽之稜而砥方沸之滙耶展
復三四感慙交作古人所企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君家
昆友誼固應爾特蕃輩二三子不幸庸昧未足語此耳
雖然敢不由茲轉自愁勵竊謂友朋之樂樂於扶道其
競聲聞者如飛藻布霞旋當漏決縹摧采謝歸乎清真
且凡才智明敏之士必有所趨溺比來禪學紛龐交道

靡曼多喬首以思無所需足而制書之菁華既竭漸窺
程朱之言有能立高而呼會見颺舉以集物窮則反本
疾痛呼天此正學一振之機也足下其有意乎不孝蕃
等以中丞忠節為父以山陰劉子為師尚復委蕭濡屨
為世姍笑矢當鞭辟奉教有道今有顧而問我蓬藿之
中則以先人遺集先師人譜贈之顧未嘗他及一言也
四方鍵盤玷席之事肇自賢哲寒鄉狹郡亦欲上埒名
國同席故人自有出而主○之者然而蛙鳴蠅響哇咬
盡發其感可喜其流可慮休耶咎耶不知何祥頗非私
心所樂惟敦崇舊實摛文載道以上續乎性命之旨澣

此澳忍之媿斯其同志乃蕃日夜所願慕見足下其何以
以貺之也屬者同人惠書方擬修答而敝邑諸子適有
寄問藉以相當悠悠我心略盡此紙容布嗣風非敢後
也客秋尊大人來游西湖聞即鼓櫂追對乃去旆發不
能半晷約褻之謙尚及見之殊悵歎也幸為一一道意
日月逝矣心傷悴矣攜手之期邈焉未可許也苟為相
念各敬爾儀

答彭子仲謀書

兄自肯不更作耶凡見疾患之頻仍間作者多繇積火
所召目之積火在足厥陰經足厥陰者肝也肝蓄感情憤

而目掌繙閱二者於兄不能息又過之願自覺也疇昔
之夕弟復中肺寒息肯不休非四三夕不可平不答昨
書以此且兄有前教悽悽千言懼滋騰口之愆慚鮮降
心之實逡巡且止未有以酬欲俟異時筆札之勤或就
帷屏之暇窮其指歸一報知己耳至如詰問之詞誼無
不對請因片紙略及之兄書大抵頗似司馬遷之於任
安楊惲之於孫會宗柳宗元之於許孟容特為感激之
文寄其夸邁之氣如聞彈箏擊筑之奏於酒酣髮豎之
時不待師曠蔡邕之聽而知其將返變徵為中宮化焦
傷而和舅也弟捧手而俟之矣蒙兄垂誥謂弟居今之

世不知所讀者何書而講者何道也弟敢敬對曰自此而往欲畢其餘齒以讀者六經四子猶布帛米菽頃刻不可去之書欲因之師友以講者朝食暮息於造次顛沛須臾不能離之道其他大指正無殊於兄之教我辨邪正晰義利之數端蓋聞之非艱惟蹈之艱故且讀且講之耳獨疑我兄既已昌言正道以教我矣又旁及古以人物短長異同茲洋洋者灑灑者非講道讀書之事而何乃又自處於我非言道者夫道不可辭而避也古之人所謂習矣而不察者兄得無類是乎至末所憤憤者又概乎山川觀省之樂人國興亡之悲而將嗣龍門

司馬之業以為德於後世後世幸甚夫自班孟堅范蔚宗而下史之文日亡自司馬君實朱仲晦而下史之義日亡不能學人心愈淆不可與論世是非之不公而賢愚並困也亦已久矣安得高明勇毅之士如兄者一起而理之乎若夫兄之文章其奇譎變蕩弟不敢盡躋之龍門而孰觀感世之書幸生諸儒之後學術之源忠孝之質正當有以過之又慎毋徒駭其雄奇而自疑其宏遠也才不才各言其願弟謂人生入地以前墮地以後業術紛紜要不能奪修己之敬如斯而已乎則修己而文詞著如斯而已乎則修己而事功成事功者修己

之效也文詞者修己之華也修己而不足于事功文詞之間者非其才則遇為之矣未有能文詞事功不修己而可與于聖人之_也相塗者也賢者識其本其原不賢者窮其流其枝貴乎儒生誦書史通道理不以身外之業先其身不以心外之慾貳其心卓犖哉豪傑之舉也丈夫之志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兄又答草廬幼清二先生出處為道學詎病嗟乎生不得遇時死不能正命出處之事顧未易言也于傳有之亦二先生之過耳非道學之病也其時惡言道學獨愛文章之流倒行逆施者何可勝計本朝吉水崑山諸大夫弟或惜其從事道學而

未究無以報國家兄奈何又病道學然諸大夫之外自負其事功之雄盛擅文章之譽卒以鬻國隳家貽羞士黨者比比試以訾于談道學者正如衣緋素之裳涉飄灰之市其黜易見童兒皆喧之故不可不慎耳韓退之云左邱明作史故育柳子厚云子夏不作史亦盲兄今所擬何以異是是故責備賢者可也窮毛而素班不可也懲躄者卻步畏噎而投箸尤不可也故尚論昔人則掩短而抒長自考沒世則寸攻而尺覈其庶幾哉又兄言康齋白沙文端陽明死絕學不傳不知何以明之夫知四先生之所學者何學則絕與不絕又未可知矣孔

孟歿可以有周程朱子周程朱子歿可以有康齋文清
康齋文清歿可以有山陰劉子劉子歿學固未可以一
日絕于人心也夫人人而傳之矣閉目而悲日墜非日
墜也裹足而嗟道窮非道窮也比年陰剝垂殊陽復將
藥人窮欲反氣極而變或者謂當復見聖王之政道理
肅清必有剛健中正之儒出而光輝其德遠遵泗水近
紹稽山吾聞其語倘見其人非當芒屨荷杖蔬水鳴琴
奔赴千里之遙承事一方之近藉彼緒餘資吾研讚內
通聖哲之靈外踐典禮之實送我餘日何福如之不然
弟早衰多難命違所期奄忽旦晚便謝灑掃則如任末

之終救歸朽骨于師門周盤之遺令懸堯典于墮側弟
雖不踐其跡心竊儀之矣雖然求吾志者吾也匡吾志
者兄也聲名利欲之區褰裳而就之不越半歲以上事
兄所親見得不為我寒心耶嘻乎盡矣弟志具是兄可
以繇此攻之矣他如兄所持蔬食之節弟更思之古者
未葬之禮不除喪不飲酒食肉兄之意當準乎此其早
襄大事奉先忠烈大夫之體魄亟即于土而揆形質之
盈虛奉宜人之可否虞而後除尤合乎義屬者念兄病
甚乃竊竊焉勸之亦愧姑息之私也辱問城甌之役顧
非弟可尚斷者若弟可尚斷則請如縣令之罰弟之義

所不可毛_髮釐借于今者榮耳至于辱則大小短長隨其所被多當恬然受之矣逞辭巧貸動違其心古者直不疑償同舍金劉寬下車歸牛皆不辭一日之汗而養終身之潔其意可師况處衆濁之日乎又如兄邇處僕夫爭道之事事雖細有君子之風尚事功者便多驕競之舉務文辭者亦有誇詡之言兄皆無有近乎道是以可貴也相見之期愈遠望益之意良殷初擬率爾數行不覺傾倒多字用勤目力過矣過矣占辭倩搢病夫常_態悒何言

祇欠庵集卷一終

祇欠庵集卷二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序

朱近修文稿序

秋風既往乃退而葺舍城陰寡薜就惟分川遠畝東嚮而嘯若反有適于中者忽授尺二牘為近修書近修予兄也閒處相謂云天下十二州州有賢人濡首燕幕敷文飭服如古人隸將須世之康穰是為甚易塢壁嘆息顏不受瘁行不受挫遠搏而高翔是為甚難午之役近修遇其難予遇其易然則近修適乎余適乎雖然東指

予

日沉西顧雲散不俟一日豈有子晉之純默王栩之沉
幾濡而不進尚何芳杜之開顏而井渫之無惻哉自今
以後欲令近修能忍榮予能忍寂忍之難易又有異矣
吾知富貴之難冒險迫涉修遠謁權位不得呼天而已
乃書生一瓠瓜耳以誦帖一紙取之雖云瓊冊丹函何
能斷然信之其為計也近于妄至白璆同賈于黃金元
火平題于赤水若以為同金而冶鑄冶成鑄則異于鉤
同土而陶罌陶就而罌殊於瓦越人之樂鑄未可信也
秦人之樂缶亦未可信也必曰和氏之所懷伸子為大
官璽屈于為泥沙侶嗚呼是誠工人也知形質而已故
近修之第相與慰苦勉勞已而愁勸遇與不遇各有所
難易焉不然淪汨窮簷伸書馳歎徒以文章等世人之
毀譽豈予兄弟之心哉

澄懷草序

仲謀之序道菴詩也曰詩非能窮人也詩之工莫踰於
窮亦其時為之也予申其說曰詩固不可以窮人人亦
不可以詩窮人之不可以詩窮則又豈可以時窮哉吾
將進道菴之詩而言無窮焉夫人之俯仰天地睥睨萬
物何者非吾性情之所有則其涼燠榮落與屈伸窮通
順拂枉直莫不有自然之期吾亦與之為自然期亦何

思何慮之有思慮且不可得又安得有韓子所稱不平之鳴而與蚩蚩草土爭偏億之概乎天地廣而人自隘之萬物同而人自異之貴賤順逆之故自然而人自營之不營於道路則營於筆墨吾見人之自窮於時而非時之能窮人也道菴天懷駿發取慕高遠闊視一世雖不諧于世而公卿大夫之賢者多願交之道菴且去市門而返村墅奉尊公先生之教以傳其令子歲時入城訪二一故人其詩非陶靖節之恬澹杜少陵之誠懇不吐於口而落于楮也則上下千古其樂無窮其詩亦無窮迴視世之袞章纓紉何啻埃氛之末而區區遇合之

故豐約之殊豈足以動道菴之心哉不然道菴之所謂道者何道也非大易所云身之否而道愈亨者乎奈何云時窮而人亦窮人窮而詩亦窮也此可以論古今之詩人而不可以論我道菴之能無窮者請以質之仲謀以為何如仲謀我師也必有以教我若夫道菴之詩夸邁古人橫絕四海自有能讀而論之者不待予辭之贅矣

易箋後序

年家世父希園沈先生箋易一編既竣業則以授小子蕃也宜有一詞以贊其成蕃汗下逮踵謝不敢已而

命之固固辭弗可乃拜手稽首而識於簡終曰嗚呼聖人之為易博矣大矣先生窮二十一史及本朝之文為一書既闕于有餘卷進而研於經履本朝之休明顯晦至七十年避亂者又十載退而發於箋其指邃矣精矣蕃小子庸劣烏足以知之無已則請誦先生自叙之文日當戊子之春日讀易一卦焉終則復始凡以見吾聖人同憂其患難之心而止富哉言乎斯先生所以箋易之大較也而千古讀易之法其必歸於是矣夫易憂患之書也書之憂患述於商周詩之憂患肆於小雅春秋之憂患寓以定哀而易乃異甚乾之一畫潛龍也坤之

一畫履霜也則三百八十四畫之繇皆謂之憂患可也故吉一而已凶悔吝者三之是以貴通夫時義也時者孔子二十篇之第一旨也義者孟子七篇之第一旨也孔子之時義之時也孟子之義時之義也然而有其時非其義不可以為義也有其義非其時亦不可以為義也故大易之詞合言之時義之不可兼是以憂患作憂患作而後時義之故不無該然則憂患之時豈中古而已乎自包羲氏其啟之矣處憂患之義豈九卦而已乎自乾坤而括之矣嗚呼以憂患言易而其无方无體有如此况乎其概於憂患之餘者乎古之人以象數言易

者邵夫子也以義理言易者程夫子也以卜筮言易者朱夫子也粵若三夫子其旨淵其文烈而憂患之故若有所遲而未盡發則先生之筴於是乎出夫先生之學易非有殊於三夫子而以其時當天命訖錄人運湮微之久卒奉身以歸林壑戒憇臨之者去三夫子之事遠甚時之異義之所以異也以先生之義歷先生之時宜乎通憂患之深獨有協乎元聖而非爽揆諸前哲而無慙矣由今以往學易者其稟承於先生之教無窮哉不肖蕃嘗奉遺令於先君子矣讀書者明義理而已通世務而已夫觀象玩辭者居之事觀變玩占者動之圖義

理之切孰有近於易者乎世務之變孰有深於憂患者乎蕃竊不自料竭否困之餘年求損益之要務謹奉几杖而從就先生之書驗之處憂患之實先生其必有以擊我蒙矣若夫鉤深探蹟幽贊宏推鑿博大之中而理邃精之極非小子童窺之所知必有過乎善讀易筴者

送同社諸子北上序

浙之西海東谷口蕃家焉遠于家近于家奇文章端聲行歡然肯為蕃友者二三百人篤好若手足者六七十人數年來舉于鄉號孝廉而義愈固操愈慎者二十餘人崇禎癸未中土被兵推毀無完州一人焦賴于上百

執事議擢守勞辱于下屬幘輶輓遮道路司徒太常不
暇擢士南宮試寢矣鄉舉士之不出門與出門中道迴
車者纍纍自春徂夏青齊道通宗伯請檄羣士偕來奏
藝更期仲秋同黨之得叩金門肆掉鞅者掛鞵交轡再
就燕路平生知好不相期別而孥舟以來者十去者之
數於時炎風烈旭激宕中渡長裾短袂會于蘇門上道
訓勉進用之業下及行役勞苦之情盈八九十席寄詩
函書道勸勉者相及于路然舉頌賀聲其若富貴無相
忘之語不聞也酒列三五解脫巾襪恣酣舞焉或持解
而立曰屬者筆硯儕伍相與嬉弄文墨自為歡娛耳干

進之事果夙講乎文為國華行為世澤文靡行弱詞雄
道壯願諸子厚自愛毋曲材以求公卿憐也和者曰豈
惟是哉更有大者束髮誦經好言管長得失今身將及
之呼唱朝宁奔走老稚催科為功折獄如戲食鼎臥茵
以亂國步其忍為之已又北向飲醉大言率爾者曰文
章之氣力可以驅亂否乎今天下失太平二十年疆屬
擾乎西北赤子舞于東南病民者交集于中不可詰詘
操毫伸簡之人不知何所為天子增益大政一歲加周
官三之一以致傑士孰可負乎藉令天公變節上林擊
鼓八月杏開公等曲江罷歸尚欲折花馬頭賦詩命酒

循故事鳴得意顧不虞天下大度者溺冠而罵壯夫捧腹而笑哉於是行者曳裾而跽曰諾且拜送者送者答拜明日慨然分袖去顧末座吳蕃紀其詞送者不勝載則載行者之姓氏以志友盛朱一是字近修海昌人周宗彞字五重硤川人王庭字言遠長水人沈端字子餘硤川人與五重為鄰朱嘉徵字岷左桃里人近修之從兄也葛定辰字爰三海昌人張孫宏字幼安龍山人郭演字疇生語水人吳輅字幼輿吳爾璵字吹伯皆語水人岳瀚字天水亦語水人曹元方字介皇永城人魏學濂字子一郁之章字光伯魏里人陸上瀾字芳洲沈日

昆字平光東湖人自游閩而別道至京師者一人張標字嗣留海昌人移疾不行者一人葛定遠字長嬰爰三即其弟也侍父疾不行者一人蔣熏字丹崖長水南村人喪不行者二人徐元粲字道力朱昇字方庵近修之兄也皆海昌人自京師南歸上書忤旨不就試而適來遇者一人祝淵字開美龍山人

壽屠母六表序

猗歟盛哉今日良會小子蕃跽而捧大斗進屠氏堂上母請以為壽則又顧堂下曰屠子幸有母也屠母亦幸有子也是以壽也蕃常聞之屠子崇禎以上其府君早

謝也家如滌子在抱而母將銖無裳鬻無舖日飲泣而
月遷播如是積十有暮當是時屠母幾不得有其子崇
禎以降戎馬來牧屠子奉母出走轉側於海竄于谷南
嚮而望母正荼苦屠子亦幾不得有其母今日者家雖
不改其舊而母則子撫子則母掖稱六十壽以號於鄉
族何如其幸乎然而知者方且由其母子之幾不有而
必其終相與為有者何也蓋人生欲致報於其母者莫
若壽其不敢取必於天者亦莫若壽自他聚散榮落之
事皆所其受之天而可期與我長久者道已爾顧非人
母之所易知也人孰無母母或難與知道則所為聚散

榮落之事不得不徇乎母所知徇乎母所知多乖於道
乖於道其取必於身為長久者自悖之矣屠母則不然
嘗矢危節如睹焉悅二人以禮焉辭周賻以義焉而不
救子以困荒植也不救子以安敗名也不救子以飢畔
志也其非聚散榮落之可動審矣則所為長與久者實
膺諸其身而屠子之所以壽其母不羨金節牙羽之貴
緹盎綺憶之厚乃召其故常與論道講義百餘士趨而
進翼而退曰此吾母所許也則屠母之_於道至矣足以
自壽矣屠子守母之旨則_於道庶幾矣其於必長且久
者可進而必於天斯足以壽母矣然則蕃何容為異辭

亦曰屠子幸有母也母亦幸有屠子也是以壽也不亦宜乎雖然拜其母無以勉其子非古也拜友之母不能念吾母而舉以相勉非情也小子蕃有母其被教於母尋恒不可計凡大端則三進也焉亦自崇禎以上蕃方孜孜營利祿母則曰利祿非可營也視若祖若父蕃拜受命而所為營不衰崇禎以降將辭制舉未決母則曰善哉宜辭視若祖若父蕃拜受命而後決久之蕃遂志聞於道侈談其目於母之側母則扶榻起而坐瞿然曰若其心之乎抑口之乎恐若心不如其口云云也道不可口也亦視若祖若父蕃亟拜於牀下涕泣無從而垂

焉感吾母之愛子愈進而愈迫也顧蕃奉母無狀不能似屠子然請由屠母之訓行轉而自勉則由吾母之言亦可以勉屠子由屠母之訓行與吾母之言又可以推而勉今日良會論道講義之士而天下之母子皆得其道以壽猗歟感哉是為屠母之澤施無窮也於是來壽母者皆悅各奏歌詩以紀之

宗人母子杖履圖序

平原吳氏族小而聲大隱澈溪上有賢母而壽曰王先令尹公司寇公之從大母先中丞公司馬公之從曾大母母有子賢曰處士少梅先令尹公司寇公之從父先

中丞公司馬公之從大父歲己丑處士臻老矣而母壽登大期溪上人偕其族相率圖母子杖履以為吉祥復載酒崇哉羅伏堂下屬宗小子蕃修酌者辭蕃頓顙酌大斗奉母與處士遞飲仰而歎曰嘻乎休哉盛事歟人之恒言曰大樹百根大人百歲種樹者涼種德者長今習聞處士善致壽以處士知母自致壽與致處士壽處士溪上一布衣能奉母教茂孝直循友敬淵然穆以會於古渙然諒以諧其俗柔惠里舍人以為父尊視襟帶人以為傳不感於顏不悱於胷其視單赤之不足也愴愴曰如吾饑目鈞敵而靡瞻也快快曰非吾徒嘗畊於

南門塗手痠足不自嬾息以為食者天也母且挈餉循數頃而食之或齋於鄰寺膜跪諷貝不自告勞以為佛猶聖也母復饜菜潔香水以佐之急人之乏類麥在舟通人之用類器在井感革狂野望廬而歸簡略貨財焚券為義溪上人於是無䟽與戚無賢與不肖咸德處士與處士母不寧惟是處士善處族方諸大夫聯轡天門笏重戟累處士歛然退讓大夫之座族之人長幼項背相望處士歲不數數見及諸大夫與國事消息公子食貧矣曩藉力充其家者爭引避甚且仇詬處士慰藉排解之月數數見於是族無䟽與戚賢與不肖咸媿處士

德與處士母之德為不可幾及然而人之不可取祈於天者壽也天之不可取祈于人者德也處士與母致德天致壽教相成也孰曰不宜昔者有聖箕子北面陳書以攸好德與壽考康寧錯舉為五福論建極曰而康而邑予攸好德蓋謂建所錫大歸在乎德苟舍德其子為福未嘗有也今七十處士心貌皆若童子而百歲母者齒足以咀鹽梅明以手鉞縷尚猶自食力過於壯夫來者春秋豈隸首所能算記乎箕子涉患難通吉凶故取其言例處士母子則驗因處士母子感德與箕子之言壽例處士母子嗣後福當益驗請識杖履圖之端以為

券誰歟操是券者司寇之孫司馬之序

先大夫年譜後序

嗟乎不孝孤蕃昌奉述年譜草略具久之將出以示人又不勝掩面鯁涕泣而言曰天乎痛哉蕃昌深自揆量不能服從大人地下銜哀隱痛羞視日月為人臣子何忍侈言君父死節事狀且志昏無文世所姍棄謂如傳大人無文不如其無傳也既而伏藁長思之大人不幸為明忠臣丁國祚遷沒策書埃滅耳目荒蕪將使振古之烈清于邇聞蕃昌幼不學道猥多悲憂以嬰心胸之災驟承大故肝腑摧毀坐令寢加中夜頻發則一氣上

逆倚牀喘噎指畫代語山川藥物無所申效彌增雜患
神不自謚一旦謝苦席百事便已悲乎生為兒男加二
十已四年不克自樹立明先人教令茲罹禍難僅就大
人成烈著行鋪致大槩聊備遺忘非蕃昌然誰當然者
謂如傳大人無文猶愈乎無傳之無文也然則又安能
須筆墨染綴求娛人而誤時月哉憶昨赴難之日北向
求大人喪關阻豺虎之間號跣背骸之域日迎鏑鏑夜
託魑嘔血臨河蹠踵穿裂望見奴子如我弟昆憑觸
樽車况見吾父悲乎痛哉當此之時死賢於生及拜遺
令而讀之屬以自持委託良重大人桐棺不固墓石未

封血帛空存遺文未輯梵梵母弟引首蒿萊當此之時
生賢于死夫何兩墮不下仰天躊躇成乎視息固將有
以焉爾洎乎殯歸北壟書拜南都褒忠之詔初頒采風
之章屢上舊京睽絕姓氏清謫生死臣僚謗譽交出大
人名聞中外逾久益章卹明五典之全贈被三世而極
人臣之榮於斯號盛雖然未足以為慰也其時蕃昌披
衰臬曳帶索棲止市門不能援引時貴剖心上書既已
無復覽省出而蹠蹠江壘北首長號有時跪泣橫塗問
訊行旅嗚呼唯先皇帝之陵寢何以安乎青宮凶問果
乎否乎宗廟圖書亦有存焉者乎文祖鍾簏淪為草莽

淮渚之師不出殺澠之寇愈張當日之君臣橫骸故國
灑血空城足以昏天地感異屬而不足以勸後死諸公
恢中原申大義大人特炯炯寸心侍帝天上需以瞑目
者果何時而可哉故曰未足以為慰也且蕃昌雖不孝
區區之私亦欲身遇中興之朝一旦鏤心曲訴吉凶以
干賢將帥帶甲荷戈鼓軍闕西一飲賊血而飽遂使膏
塗中野骨播沙壑無所吝惜人生幸不至求死所尚猶
如此其難乎不如其速返而負土石開元堂立廟門肖
德像與隣翁父老伏臘奔走子孫酸泣以春以秋庶幾
大人形魄無恙蕃昌立焚制舉書終謝人世事操鉏鍤

以歸墓田入承老母歡出事黨里無過狂惑偃蹇以須
死亡雖已重違其心初猶足以明吾梗略慚不自解云爾
悲夫偷生以來何事不為而于年譜之述多需滯乎乃
追時悼事据實闕疑若涉淵冰罔知攸濟唯恐有所損
益以貽先人羞蓋嘗挑火長宵灑血成潦而不自知其
能終之者也終之將有以廣之則乘故國尚有遺老世
家多采舊文烈禍之去聞覩未遙大義之在襟懷易發
學者聞家所在成列於大人生平皆樂得論列而補究
焉雖小子困頓不聊言脫無次固辱君子長者矜憐之
未矣於是將事鋟木以布其書玆日之旦然香薦水先

焚藁本以告大人痛哭拊地而申其說

祇欠庵集卷二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祇欠庵集卷三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記議

青山孝子祠記

東海青山之麓孝有子祠神為東晉吳公猛也然不以孝祀而以仙祀予稽行事曰孝子云傳曰至誠如神夫孝合德於天著義於地宜過於神仙一等今歷祀數百年於青山者又傳所云放諸海東而準者也故予曰雖祀仙亦祀孝也傳記所載公字世雲武寧人乘白鹿車入山人以為仙其童子時不驅蚊蚋人以為孝予又聞

父老言公嘗持丁義符水活人傳弟子旌陽斬孽於海
反風濟舟畫水而渡於激也夢寐示靈廟湧甘泉愈人
痼疾公蓋以仁為孝者也王將軍稱兵上游一木破天
公譚言微中大逆沮折於激也世廟時島夷薄城公給
之勝及敗焚祠火不難夷駭而走蓋以忠為孝者也故
稱公者曰帝曰神仙曰真君神烈真人予該之曰孝子
是猶尊孔子不乎外先師豈果佛之儒童仙之帝君爵
之王侯足榮孔子哉嗚呼人受天地之命以立子受父
母之性以生能通乎父母之性者即達乎天地達天者
喜怒哀樂可以率天下萬物忠之德剛而其道順氣近

于天孝之德順而其理剛氣溥於地合于天地者其氣
可以萬國其神可以萬世天地亦倚人而不窮者此也
故孝子之祀于青山至今日也夫青山祠有大功于天
下蒼生者二一使求學問者知人生日用事理之常造
其至者可以存其靈于千百世一使求神仙者知竭秦
皇漢武之力不能得者得之俛仰咫尺之間嗚呼尚矣
無以加矣守公之祠黃冠者陳行謁而言曰年年春夏
之交東西南北貴賤男女然香謁公遶廟阡陌數里皆
為拜席經亂不衰神之靈起人死生覺人迷惑不可思
議海上潮汐盆湧高數十丈劉青田公云此地當產神

仙宜大壇以填之及祠立海不啗城神之靈全生民于
枕席反鹵阜而土壤又不可磨滅今從先生之說將無
二者猶不足述與予曰兩存之或識其大者或識其小
者耳然識孝子大乎識神仙大乎必有能辨之者黃冠
拜手曰善請因先生之言以為祠記乃書而授之石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谷水東海之支水也其流環山而入閒畦而出羣峯之
秀鬱焉宜為漱流枕阜者所適居也比者大輿頽傾區
夏紛沸山海之隅征檣戍堠上下碁設舉目愴然而矚
吳山東聆越水作而嘆曰嗟乎安得賢者一旦樂有此

土而使吾黨鉏鍤遂無恙乎父老曰昔之人已有思之
者故濱西海鄰湖流有錢武肅王鏐廟在焉考王受命
於唐乾寧二年其孫歸命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初封吳
王再封越王三封吳越國王鎮臨安者百餘歲拔棘剷
竅閱吏施刑所以為一方高枕計者良久其時谷水之
人三四世行不必選日居不必設門擁耜鋪靡以暇日
聚談中原戰鬪之事如觀獅兔以彼怒慘供我熹咄誠
不知有身親之為劊也非忍也其過厚幸哉夫人生不
逢亂離何知承平之權不經大亂又何知偏安之適今
吾所遭禍亂方沸雖有腰臘社會誰能長與父老兄弟

載酒捧脯登王之廟歲或一至焉知其事者則擊額出涕曰王哉王哉可復生否退而分坐舉餽蓋不能終觴而醉已歌且相泣也寧不悲夫廟僧某者欲誅鏹鐸之隙稍稍為玉葺故廟且治廟後地事佛及文昌武安可與王東其長久者若干椽謀父老父老曰昔谷水之人立廟思王於太平之後喜也今谷水之人葺廟思王於奔蹙之際悲也喜不若悲之易感而能蠲也人不厭其勸無何廟工成請予題歲月于石因詳其地與感葺之意

鳳嶺亭記

秀州無溪山有者皆聚於武原之澱未嘗與遠特具湛秀環海灌湖可三十里而廣嘗傳青田劉先生過而嘆之曰此繇天目渡海以來天下奇山第二枝所歸也其數之百有餘峯分視之約有三境一為湖尊高陽山為羣山之長鷹窠雜籠荆鹿之屬如羣從之圍繞中養千畝泉亦箕然亦網然一為海號秦望者之半跨海欲涉麓沿為塘日出於頂雲迷其足青者牆者牽以環之一為谿其長六里皆列山為屏繇舟入郭水道如線溪之北泊櫓最峙谿之南翔為鳳凰首翼具動狀迴顧湘墅供飲啄焉蓋三境者羣秀象美迴踞於水層峻盪擊

相與倚伏乍細乍圓可續可裂遊人數武而改其目得其一不知有它幼負山中薪賣者至老未能數其勝四方之人知有漱而來者行赴湖上必經鳳凰山山有嶺數丈而平堪且枕臥憑石而坐披草剝木西可以望湖自高陽以下諸峯指點盡之東觀潮則秦山以至海外翠黛差池供極目焉北視即為角里溪鼓舟而行者出入橋岸眉髮照映如在其掌予嘗登此喜而叫曰是足以畧盡漱之勝已乎樵者應曰行將亭之無何或施力或鳩錙或肖佛居之左右伸一椽樹竹搖綴與山水益生發土人皆樂其成屬予為記夫以一席地收擷諸秀

者計得矣且自有浮屠土木之事豈真其鬼能感動之哉亦存乎人情歡樂肯為耳屬者荒瑾積年所兵鏑遍鄉谷城闕寺剝一切圯廢而此山尺地聊復布置與閒散之士評論泉岫是即山川之祥也酬山川之祥擷湖海之勝志人情之暇於是三宜乃書而載諸石

畫記

本朝畫師仇公英畫漢末蔡文姬出塞入塞事為十八圖圖具山川蒼茫微鄙險眇風雪慘裂人物悲怒及羶毯穠麗牛馬踈嘯蓋各極其狀覽者知畫與不知畫皆為之歎息或曰此豈趙氏孟頫所為而英擬之者耶趙

辨髮曳足而登乎人之朝宜其別覈形器探會神貌者
特悉不然者英生世廟年嘯傲江左風物全壯目不經
旃戟足不出太原安所傳其情狀如此乎或曰昔議
郎以深奧經學託事祕館尚感私遇而動容負生平之
書文姬女子作詩首憤天常之亂其見似出乃翁上且
漢祚既衰京州崩蕩兵甲符幟歸於私門而尚能以中
國之勢令及外夷奪異域之寵愛無敢多求然則武帝
之威神四百年未亡而漢之為漢其視後代為何如耶
故畫既載左賢毳幙甲騎馳驟之強武而終歸之元冕
緋裳蕭蕭四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此非趙孟頫之所

知也是圖也藏於禾城項氏百餘年戎馬入浙幸不亡
復藏吾友朱子朱子假余數月覽之粗能記憶束而奉
歸既而不忍其歸也追道其狀效韓愈之文為之記畫
第一寫文姬被執略為議郎之家廳事凡幾棖栢軒庇
皆辨為栢二樹在庭為門柳數十樹衢術相向懸帘與
幟者二家胡人皆鐵甲馬亦鐵甲人下馬負盔立坐於
庭執姬於前金鎧朱裏一作裏而露刃者史所云左賢王
也又如左賢者亦金鎧朱裏一人坐樹下凡剽金鹵璧
皆陳其前胡人或牽馬者刃而前者射樹上人者鈔且
出者其舉物者逐避兵者持姬者自左賢與姬外凡二

十有七人為帶甲馬脫甲馬凡二十二漢人仆者縛者
樹上者視刃者負而走者漢婦負子而走者凡十一
人畫第二寫西出關王騎顧姬姬騎且俛扶銀鞍如不
勝騎者導騎二人蓋騎二人騎且牽姬乘馬一人執旆
弄笛舉鞭臂隼挾弓矢從樹間出者凡十有七人旗蔽
其面者一人皆騎不騎之馬一畫第三寫王之賀得姬
坐於膝酪肉甚具侍者六人胡婦二人從帳後出者二
人姬辮雙髮垂於背籠紗為冠矣後皆然馬垂鬣帳外
者一羈者一嘶且脫者二畫第四寫姬獨望登高陵仰
首南引抱琴之女一人畫第五寫王並姬坐前設二七

侍者二人女二人涉草白事者一人幙外主煇胡婦人
坐治肉酪當突者三人牽馬一人坐而藏鬮者二人為
馬三為牛三牛則三角者獨角者斑者畫第六寫偕望
王與姬立王有所指如相語狀姬拱手聽侍王胡人一
人侍姬女一人抱琴一人凡五人畫第七王與姬重幙
坐王與駒卒語姬垂其首左右坐者或弄琵琶或箏策
或歌或背坐或先起凡六人數里之外望可見者風雪
蹕叫馬二引首嘶者二見背者二騎而歸者一羊臥草
中者六立者四人執樂器者五執酒器者二侍立者二
侍且語者一牧馬與羊促坐且騎者三胡女侍者一凡

十八人畫第八寫曉塞幙數重疑王姬方卧胡婦扶簾而候者二人胡人吹角者四人考鼓者三人牽馬方出者二人以鞭指者一人理鞍者一人抱鞍將上者一人帳外欠伸者一人張口呵者一人出帳籠手者一人帳中啟視而未起者一人為馬四為人十有八畫第九姬手斑管拭紙於膝硯置地侍女二人捧琴一人王獵數里外人騎可望而數也王騎而立從騎三人一負囊一負壺一臂隼前馳者二人一犍鷹一逐犬又前馳者二人一伏馬一彎弓射飛雁帳外歌坐者一人將入帳者一人畫第十姬乘朱轡遊山中從女三人子二人褰裳

而指者一在抱者一抱子者一人抱琴者一人畫第十一寫漢使旌節從山隅見漢車在帳外胡人下馬又手聞于姬者二人扶姬出左右手者女二人抱琴者一人攜二子者二人帳中偶語女三人王騎獵兩山之閒與王同立馬者一人兩手持鞭立馬背馳者一人擊兩手墮馬左馳者一人一手鞭躡一足墜馬右者一人夾馬馳者一人下馬攀鞍立一人畫第十二漢車在帳外王坐帳外姬坐帳內捧羹女二人帶弓侍王者一人帳外作食者一人面如墨汲水於遠溪者一人帳外立者一人行者二人塗面者一人撫塗面者一人仰首笑者

一人畫第十三寫餞別王出席哭姬哭掩面一兒牽姬衣一兒抱牽姬袖凡胡女九抱兒者一人痛哭掩袖者二人低頭者一人哭甚於姬者一人相向背姬哭者三人牽哭者袂作勸慰狀者一人凡胡人二十四捧別筭至者二人捧酒者一人同行者一人皆哭牽馬感喪待王騎者一人掩面王後者一人與漢使語者一人立漢車東愁眉者五人立車西欠伸者一人鞭二駝者一人牽馬一人立馬間者一人捧盤食漢使者二人指點者一人牽馬道上者四人從而走者胡兒一人凡漢人四執蓋一人與胡人語一人拽馬先出者二人漢官騎者三

人漢旌節列道右胡旆列道左行李數兩牛三一斑者畫第十四漢與胡人騎雜見王與漢使並轡行王黑蓋使者青蓋王愁眉騎而前導王者胡二人如漢使者四人皆騎騎持節者一人持旌者一人負刀劍及鐙挈壺行者漢共八人執蓋者漢一人從王而騎者胡三人騎而牽駝者胡一人騎而策者胡二人姬乘漢車前後顧盼者漢五人持五色旆騎而追者胡六人行山道半見者胡二人漢馬七胡馬十九負囊馬二空馬二駝二畫第十五皆胡人騎北向王緩騎回首導騎二人從王前後相顧緩轡或從而後者廿二人凡為馬廿四負酒器

帷帳之馬三為執轡五在王後他姬為長髻朱角抱姬子者一人姬子騎者顧王啼畫第十六皆漢人騎姬在車負車者二牛雙角一斑一漢使騎者六人或執旌節或執雉尾皆朱衣黑緣冠黑或負或導者十七人皆黑衣朱緣冠朱漢馬六皆南向畫第十七及城下停車飲牛於河漢使二人一坐三立共六人汲而飲者牽馬而立者共四人侍車者三人侍使者後三人執蓋者一人絡馬者一人凡十二人凡馬六畫第十八寫姬入門姬掩面哭相持而哭女二人女倚女背而觀者二人拜者孺子一人自內出老者一人升階女一人女自外至者

三人反出者一人白髮幼小扶杖至者十人指客入者一人指行李入者一人負襜者二人擔者三人抱胡琴者一人漢車在柳下牛立於側一斑者一獨角者使者坐前屋飲一人對飲者一人侍者一人坐門外階祀或倚囊或臥或撫足或隅語或拜於地共十三人牽馬者一人視行李者一人持牛鞞者一人道左來者二人揖於道者二人一冠帶一士服負物而從者童子一人行道竚觀者十一人攜手二人僧一人負經一人道士裝者一人賣蕪者一人貨擔一人賣餅者一人買而食者二人凡門戶垣壁桷斗階石與第一圖不爽市門之帘

幟如故而庭樹加拱焉其傳十二年威衰離會之狀畢具總計之左賢之見於圖者十二其貌未嘗有異姬之見於圖者十三其貌未嘗為容姬之子見於圖者八則漸加長焉其為胡人者一百九十五胡女四十其貌未嘗有同其為漢使者二十有三貌特莊貴有別其為漢人七十二漢之男女六十其貌未嘗有同其為胡馬凡一百三十有七漢馬凡二十有二各有其態其為器物兵具凡數百事各有其俗博雅者不能名也畫既十有八絹不能以丈計而為人共四百三十三人為馬共一百五十九匹為山川凡數千重為人以寸或過於寸或

不及寸或遠望漸沒而毫髮不相假俛仰曲盡為馬稱是為馬之鞍韉籠褥錦組燦爛極工為山川濃淡層疊水草深淺迴注不等而霜雪居多善畫者歎其為人一手足衣幘非十餘染不能如是為馬之毛鬣蹄跡亦非十餘染不能如是為山川工於山川者不能及也不知凡幾何歲月而後成嗚呼神矣固不可以無記
畫自唐閻立本吳道子以來未有不工而能傳者宋元以後或好為山水木石之觀亦不能盡其致行筆設色不講至於士大夫號其畫為士夫而畫之義亡矣仇公英非士夫耶而獨極其渲染經營之慘淡不知日月之

久以使其藝之必傳非有近譽重賅之可欲而為之專篤如此則凡學問求申於後世者何獨不然哉蓮谿中憲蔣公有壻十餘人蕃與朱茂暉與焉歲時相見二人睥睨嘯傲不與他壻同暉蓋志尚士也所有仇畫余既為之記文多冗字然猶手書數通以遺善畫者喜畫之義不盡亡也且聞是圖初額項氏轉質富人家富人既未城人亦知愛舊物與項期某日某刻過此不納金至期項無以致之語朱子朱子亦貧謀及所遊授客往富人局其戶辭以他去客懷金奪食其門下門三日啟富人將辭之客伸指而數來宿之刻乃灑然相與笑而授畫

夫歸趙氏璧者不能不灑血濺柱而得齊狐白裘者亦辱人賤行事也斯畫之足貴不在裘璧下而客以談笑屈人譎數之巧禾城圖書地朱子宜有此畫而客亦奇人也

永安湖先祠增祀議

永安湖鷄山之陽有永思祠者先大父司寇公之所創立也公於熹廟之末引年休政優游永安湖者十年不敢一日忘朝廷恩推所以得被斯恩効勤勞於天下抒蓋直于四朝則繇乃祖乃父與乃兄之教命故起閣于湖濱上勒三世典誥之文而為三龕以祀贈光祿仰峯

祠

晴溪二公與蕭縣心沂公之主而身奉祭器為文以記之名之永思使後世子孫推本功德百世不遷非如家祠宗祏之親盡而祧與後死者可代而躋也嗣成明年辛未司寇公以疾不起而公之子先嗣父綠巢先生毀瘠不勝喪三月而殉焉悲乎且未有後也又明年壬申伯父中丞公齋祓以告而立不孝蕃昌為綠巢先生後受司寇公祭器又三年乙亥有司上司寇訃于朝詔予祭葬使者銜命以臨則蕃之本生父忠節公從京師還親治喪攝哭泣位率嗣孫受天子弔而葬司寇公於祠東壟祔綠巢先生於祠西壟禮成語蕃昌曰公之功

祠

德至盛光於前人以傳後世其誠吾宗百世不祧之祖哉且祠繇公立而汝嗣父實佐以襄事不可以不祀于是與蕭縣公之子雉先先生議合仰峯晴溪二公一龕虛右一龕以奉公主而以先嗣父配食焉久之甲申忠節公殉先皇帝難明年乙酉中丞公亦歿于家留都再陷大故頻仍從父雉先先生繼卒焉其時子姓方流離間竄俎豆之事幾不終守既而澳忍視息慚無以見先人於宗廟如是者又久之距有嗣以來二十有餘載矣嗚呼痛哉蕃昌益嘗感泣而思之我先人自天台徙澈以來傳十餘世忠孝之緒至司寇公始大見於朝中丞

忠節二公皆承司寇之志有感德烈節垂於窮無宜有專祠以昭世守今子孫計窮斯禮未備而永思首祀仰峯公為繼始祖之大宗則由公視之司寇為孫中丞忠節為曾孫其親同其德同而從祀之典未及恐非仰峯公愛其所親之意也且體司寇公所以追祀仰峯晴溪之禮則中丞忠節亦有達泉巨源二公在援忠節公所以配食綠巢先生之例則蕭縣公亦有雉先先生在皆不可闕于禮也今議以正室三龕仍祀仰峯晴溪蕭縣三公以存司寇之舊而東廡面南為一龕特祀司寇公而以綠巢雉先先生配焉西廡面南增設四龕並祀達

泉巨源中丞忠節四公以見同宗之能以功德著與善教其子孫以功德著者皆得登司寇之堂為世世子孫法也於是出戒工師斷木于祠具龕龕具將有事忽憬然悟而起曰悲乎殆哉蕃昌幾不能無貽悃于先人夫蕭縣司寇二公者皆達泉公之從子也吾聞文廟之禮以德不以序然顏曾配食于堂上而乃父路皙次羣弟子之列識者以為譏今一堂之中從子居左而先從父食是烏可以安先人哉然則奈何必也合次其位而分著其義焉曰以正室第一龕祀光祿晴溪公此司寇之所以報公教命也左第二龕祀光祿晴溪公此司寇之

所以報公教命也右第三龕祀司馬達泉公司寇公之
從父中丞忠節二公之大父體二公之心法司寇之志
所以報也東廡者昭也其第一龕祀蕭縣公此司寇之
所以報公教命也其左第二龕祀司寇公此中丞忠節
二公所以率後世子孫思公之功與德不可磨也右第
三龕祀司馬巨源公司寇之從弟中丞忠節之父亦體
二公之心法司寇之志所以報也西廡者穆也其第一
龕祀中丞公其第二龕祀忠節公蕃昌之本生伯與父
所以率後世子孫思二公之功與德足以繼司寇不可
磨也第三龕祀太學綠巢先生第四龕祀太學雉先先

生蕃昌之父與叔所以率後世子孫思二先生為蕭縣
司寇之孝子且佐司寇襄事以有此祠者也已乃臚載
其意于牘以告於諸父宗黨諸父宗黨皆曰善後議有
加再告於兄弟朋友兄弟朋友皆曰善後議有加然後
具祭服列祭器卜日昧爽出請于從父宏度氏率諸弟
益耜坤釜謙牧鼎象履和復本漸羽從子孝貽曰夔為
龍敬奉主入祠如後議既再拜而合酬之復敬獻以前
告曰嗚呼悲哉蕃昌大逆不孝生不可以執宗廟奠掃
之役旦夕死用自絕于先人而過此以往以蕃昌為戒
者有能奮發卓立修德樹義以遵守諸先人之教命而

光大之則貧賤可以無媿不然雖顯貴而多文未可以與於斯祠者也今日之事非小子蕃昌敢有所增益亦猶行司寇之意而已矣奉諸父宗黨之所可而已矣其前後議甚具謹削木登版棲之廡壁以示後人癸巳三月丙辰之朔丁卯日

立義田議

嗚呼痛哉不孝子蕃昌之罹先妣喪也是在今乙未之正月蕃昌昏憤不知有他實賴諸昆弟克相以行事則弟謙牧之力為多既而謙牧再持酒脯操書致來奠於殯所自讀告辭陳不能持喪之故末曰請以昔者諸父

公議受析於先祖考之田其尚存者納歸蕃昌襄喪葬事蕃昌哭告以必不敢受蓋相持號泣者移日謙牧辭益堅越三月孟夏之七日蕃昌祔先妣於先考之舊封事畢又旬有餘日則愴然起曰謙牧歸田之舉尚有有以處也返之不可諉之又不可奈何然則斯田也先祖考之遺田也亦惟推行先祖考之志而後可非蕃昌之所敢私嗚呼痛哉蕃昌幼而奉灑掃役於祖禰之廟嘗從澱湖之湄而謁祠諸父曰是爾祖司寇公之所構也以祠爾始受封爵之高祖而爾先曾祖配焉著其義於祠記名之曰永思蓋於時薦之餘復寓崇德報功之

旨以迪後人爾祖之志宏遠矣小子識之既而又歲有
頒卹宗人之粟若干鍾入聞命於吾母曰斯爾祖爾父
之所以厚同本也不寧惟是爾祖既祠始封之祖於澈
湖猶將有事營始遷祖之廟立宗人之義田舉古人敦
本睦族之政而年弗待矣然而宗之人孰不知爾祖意
者茲典禮之未備者也小子識之嗚呼蕃昌之服斯義
於膺也垂二十年寤寐而思庶幾乎一日者推始封之
祖有祀而上遡乎始遷之祖推小宗之子孫藉教養而
旁施乎合族之長幼則我祖我考之志章矣雖千百世
其永思可也斯固蕃昌之願也微謙牧之讓畢世其猶

當圖之今也謙牧之舉殆先蕃昌而圖之矣庶幾我祖
考之意乎亦曰為人孫子者當如是乎乃展謙牧之書
致而覈之凡歸田共二百三十五畝有奇蓋謙牧始生
命名於崇禎辛未與蕃昌同有為後先祖考之議崇禎
丁丑諸父宗人推本先祖考之遺意同受析田各五頃
其後謙牧甫冠昏受事會喪亂徭役彌重飄搖風雨經
十年所廢鬻無虛日虧田已過其半與蕃昌寥落廢著
之槩又同嗟乎此豈謙牧之過歟而今謙牧之意以為
歸之安不能全而歸之為不安故盡蠲存田今也不獲
已而遂成其讓又進而成其繼志之孝則蕃昌之鄙敢

請於叔父擬畫其田為三施由親始也則當先立高祖
以下本支之義田百畝歲奉祀始封之祖而儲其餘以
為教養本支孫子之需從而推廣之再立始祖以下合
族之義田百畝歲奉祀始遷祖而別儲其餘以為教養
合族長幼之需夫教之道不可不有塾也設宗塾以教
宗子弟皆從事於學而後賢者踵起不肖者觀而革也
專以三十餘畝之田供之夫如是先人之典禮其畧備
已乎使世世孫子謹修其法而善守之是我先祖考之
澤無涯也是謙牧之義不墮也命諸叔父是叔父之仁
其溥也蕃昌亦何與若夫詳求令則以宏先志以裕後

昆實惟宗黨賢長者我叔父以至諸弟所有事蕃昌畧
啟其端而已草具條例於左

詳載經
始錄

祇欠庵集卷四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傳行畧

漆者包君傳

包君者不詳所自并逸其名居燕都之城西以漆為業
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寇陷德勝門太常吳公守西直
門門不拔賊充斥城闕不知帝所在太常擐甲經于其
守家奴子堅持哭擁公至道左祠祠曰三元太常乃坐
家奴子而陳大義服角巾青衫投繯以從烈皇帝祠之
東西鄰不避賊而來哭拜者數十人有聲最哀者衆指

之曰此沙穀衙衙漆者包君也時為太常視殮設衾斷木海昌孝廉視君淵也曰吾不忍忠臣之為君國死而不棺也包君亦泣曰吾小人也亦不忍忠臣之為君國死而棺速朽也請析瀟塗槩固公之櫬乃荷一器走尋故鬻漆所賊獲之令治馬芻脫還漆盡復入賊中受數創往返不倦工竣不受一錢且負其子來坐觀左與太常之家奴子言予雖賤工乎亦聞大義今忍須臾為忠臣役耳非樂生也飲之酒輒醉既而去宿于簪井之側人不知所謂四月晦夕賊夜遁縱火殿上然太廟光燭西城包君起而呼曰休矣吾家天子祖宗一燎已乎吾

屬將不免矣遂躍入井中其子牽之不及明日鄰人入井得骸太常之家奴子聞亦而奔哭為斂手足瘞之城塢託其子于鄰長者六月太常櫬去京舉過其地已薄草離離矣歸以告太常之孤北向酌而哭之遂傳聞其事

孤子吳蕃昌嗟乎包君義士耶忠臣也昔者豺狐入國

天宇晦黯申大義者范文貞公諱景文倪文正公諱元璐李

文忠公諱邦華王忠端公諱家彥孟忠貞公諱兆祥施忠介公

諱邦曜衛忠毅公諱景瑗朱忠莊公諱之馮蔡忠襄公諱懋德凌

忠清公諱義渠周文節公諱鳳翔馬文忠公諱世奇劉文正公

諱理順許忠節公諱直成忠毅公諱德金忠節公諱鏞吳忠節公

諱甘王忠烈公諱章陳恭節公諱純陳恭愍公諱良汪文

烈公諱偉申節愍公諱亂孟節愍公諱章與先忠節公文

臣僅二十四人嗚呼已耳衣裳委地不可復振而匹夫

匹婦之屬不失其守者有人求姓名不詳所傳聞布衣

揚一作湯文瓊賣菜傭及通州童子吳門許秀才諸君不

可謂非忠臣也包君豈其倫哉包君之義義於固太常

觀包君之忠忠于殉太廟灾故又曰忠臣也家奴子告

予曰安福衎衎有酒家翁賊入之日盡發所釀婦子八

人痛飲之且爭死焉屍懸五日無與解者嗚呼忠哉又

同于包君之忠夫大節不朽爭乎日月豈待記姓名而

後傳否乎今之奉中興詔以褒忠掖義為職者方且循

官爵之崇卑衡資級之深淺尺寸而裂市之如彼匹士

單人上無故舊之引援下無子孫之丐貸不足以辱章

議明矣悲夫

先司寇公行畧

嗚呼我誥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吳公年六

十有九粹於里舍時崇禎改元之四年公引邁休政已

十年所天子首靖權璫之亂論定方下詔擢拜先朝老

成忠直以自輔公實與焉守官以訃聞帝恫傷蠲太官

食三日特予醞祭一壇發司空泉貨營窀石於其鄉宗伯庀器史臣為詞檄遣參議臣陳以誠代致祭卒爵三獻且訪錄其後禮也越十有八年其嗣孫蕃昌始得伏泣搗土稿思長鳴具公行事如左公諱中偉字境虛號生白其先實天台胡氏為宋修簡公諱宗愈之後四傳至古庵公諱澤寶祐元年進士生四子其季均五公諱忠始遷澈焉易姓吳是為公始祖又四傳而為翠峯公諱崑為公曾祖崑子仰峯公諱芸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為公祖芸子晴谿公諱霽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娶周淑人少壯豪達學書不成觀禮類宮耻不與周旋列

出且嘆曰吾已矣不令子若孫以是為家者如此水矣終其身不過類宮乃教長子諱之英者舉孝廉授蕭縣令教次子成進士為司寇是為公父公自為童子莊靜特立矩步出入如成人受經於塾師警悟或出人下而勤于誦習發為詔請敏者不逮家故單乏隣寺鐘鳴則光祿公起躬削菽為漿以自給飲公漿趣向學公甫七歲跪且啜泣曰何時已大人勞苦乎無何羣弟子爭為文成章師獨授公以比耦公曰寧能待邪直自為之特奇拔出羣弟子上師大唎稱神異賀光祿光祿喜厚期之矣公既克與兄蕭縣公同讀古今書縱發大義以其

餘為經生言每炎燬泣凍光祿輒左右坐二公而身御
爐搖扇以督之不敢或廢輟里少年且困光祿以它事
家濱餒死者屢而脰脯為師友設不少貶二公益仰天
奉書涕泣旦暮求慰光祿之望公為諸生志行益高文
益奇晉江蘇公持浙中學政舉公第一蕭縣次之同日
食餼于邑郡邑始大謹稱東海兩吳子爭欲識其面公
遂客禾城項于王氏交天下名士尤善九疑李公寓庸
黃公羽皇宋公君與朱公或出其文有公所未讀書語
公大慚夜不目承睫以習復未讀書恐見姍同舍誦不
敢成聲嘗以顛觸庭柱血濡柱被面不自息踰年諸以

文誇公者皆轉師公又奉公端行孝讓以為典則遊南
雍奏藝少司成臺山葉公異而求之曰奇士也進見之
又禮敬避立曰哚哚儒也公始以蕭然匹士見重葉公
及乎立朝相與有成德論交者兩賢之公為進士宜授
中行時北中行無虛席公以母老求南司副冢宰楊公
選郎南公皆不可曰此遷客地也公可自謂悔邪公浪
然出涕曰進士為母乞南何悔使進士不得盡一日歡
者非大悔乎必遂請而後已公之為使初奉冊益郎王
有餽公固謝王使者曰大夫求金不且辱天王命乎尚
璽張公為正使既納尋反之曰吾淺丈夫矣乃蕭衣再

拜請執事子禮逮潞瀋之役皆折衷舊典正其沿僭制度無所徇縱錄是名聞公為學政慨天下文義阨頽已久評隲寄左右客主者署名而已公得貴陽數千卷兩目盡之所蒞荆莽萬里登跋礧阻褒采賢少動以古疏哲義相導文聲繫於上京中丞青螺郭公特殊禮公曰尚能武備乎以貴^陽兵事屬之公為兵使者時威清毛口諸夷首相仇虞不解中丞御史遣官勸不受議發兵公輒然曰此獷悍小患安事軍楛數萬乎試收輯不殊竄上駭除耳即飛檄呼兩酋受約束酋手公檄果相顧曰吳公至矣乃駢膝集庭下公坐堂皇面縛而數責之酋

搏顙昏服死罪得貫遣歸則流涕去先是公嘗巡歷桃花平陶諸洞酋管之長具禮輦獻馬下以為公猶他大夫耳必且受受將年責奇技上貝虞無以應公悉謝卻一無所需酋長大驚頃之酋呈事逮公于庭竊計不可犯者必不可解尤震懼欲死及公亭平一按於法閱實申覆當罪而止酋喜忭舞已復感泣相傳戒毋撓公令故終公在官諸洞夷屬如臥濕薪焉公為憲副視湖南具別上游要害力飭明紀簡復伍洗甲械使亭無埃火鄉鮮噪民橫宮士且飢敝失色公復推公緩干緡立衡永屬^也邑橫宮頃畝歲計糈以調寒峻頌德者巉石

立廟而祀竝于峴山之碑其巡西江問大患曰宗
人行而無覈也公取宗人冊而平之廩食詭支者案典
芟剗就均單弱者曲貸布惠時其厄悉心牢密旁緣者
不得侵宗人懼伏民咸以為便治建南適歲凶多瘠公
悴力為救諸大夫庫有餘餼而諱不言公泣以請不得
刼以奏聞集數千緡矣會鄰省輓漕有泛舟過者類有
餘粟為市公身為賈席行轉展致粟以賑飢郡卒以弭
禍公為粵臬粵寶玉鄉也公至不能道異香美木名字
進禮牒者輒推抵地屬吏多感公意滌浣貪鄙一歸于
淨久且膠手相戒如公在其側直指王公以疏聞曰清

固可以動人今司臬者二百年來未有也當是時國家
屢厄于邊廣寧淪陷震驚神州司馬檄諸道援應先後
議兵諸大夫選孺畏怯動以居守為辭公當席憤叱甚
遂請身督行陳芻糗甲楯皆親竭計畫半月而具拔故
將陳九德統三千五百騎誓戒以行同官皆醜酒相慶
於署公師倍道趨上諸省軍無能躡及者裨將請檄馳
京師奏期以明獨先公不可曰司馬法貴神迅豈得先
著行部使敵偵聞之邪且事貴實有濟耳及師抵榆關
敵先卻公全師還裨將又請曰盍抵城下告成事可邀
上賞公笑曰命師之日孰不曰吾有公事今幸不辱師

可悠悠錄職守乎且吾不能希賞求祿如鄙夫所為乃鼓旋師削平逆寇斬首數萬而還沒齒未嘗自伐粵大夫復議整舟師入海之津萊計取奇效公立爭曰習南海者不習北海莫若輸直於遼便制府不納委餉入逝波者數萬訖無成功香山島夷主番舶往返磐牙屯落數十年奸闌者教之忽築青城城窺內地一省皇懷制府急屬公問之公乃集部署諸將嚴兵待之先馳一牒敷悉利害繼以兵往夷聞公甚熟三日盡毀內城無敢譁者島有紅夷大礮可備邊公始購致數十事進于朝後邊吏禦敵屢藉以奏骸言功者不及公我存李公僅

稱述之粵積逋餉至二十餘萬公任督促一歲至十六萬民不為厲解司者俱用平衡使解吏自程輕重轉齎授受封識宛然巧吏皆旁瞪視之變色上下銖毫無所私庫有委庫六萬額曰膏薪故事方伯所常需公約事裁節無所藉臨行封識之曰以俟後人可補匱課左右以請曰例也公叱退之同署客謂公今思歸田未有植杖之地宜為子孫慮不飽且安謂知嗣公者以還官家否耶公再三謝曰寧誤在人公歸道所經涉有驛使戒車仗曰官于身者學為賈耳知者得大賈愚者不失賈吾聞吳公不耐名錢然姑數十擔具以俟及公至一二

激索垂垂然不能數人負驛吏散其徒輒大驚惜或舉
文石香木奉以贈問里故舊公曰吾鄉山中石更佳木
菁菁愈美耳道路爭傳以為高論凡公為政早夜以民
豐悴為臥食安仄稽察刑法蘇雪徭戶除大患窮大閑
之令朝裁于心夕流為澤而性度恢然居于純溫者黠
胥謫士欲擬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可得故養民
于無事之日恒多且其時當神廟未大夫士上尊爵命
下奉隆秩無弗優養宴盛而公獨轉側民士計畫軍政
憔悴三十年奔走數萬里循階以官無躡等之恩程口
而飯絕肢腴之潤誠不知帝城有貴人可蒙其力者廓

賢也小黃門捧以從莫敢仰視者公不能堪輒申手麾
指怒見於面賢目小黃門撤之百官益驚及日晏罷公
適更衣獨不送別前客復造公曰奈何忘所屬邪公笑
曰耄矣往者氣迫不能自持耳客謂公當謝罪公卒不
謝罪魏良卿者賢兄子也為大官丞請公即其家公不
可曰丞者吾屬主則敵矣安所擇禮乎乃以賢牘致意
要公公不答良卿意庭謁公必為已示殊禮而公又夷
然坐見之始大慄尚膳監王體乾以檄索懷寧太子回
喪膳米幾半斛公列祖宗制於手版嚴辭以折之吏
且白公禮乾賢黨也盍少予之不者取奪其手矣公曰

妾發官要當奪不事貴人亦當奪均奪不如從吾守終
無釜斗與公尋為廷尉賢之私人相與羅織忠正糾結
枉案半付金吾半抵司寇公一意申拔善類踞席竝籟
與上官爭短長不少撓挫日中未決輒占筆勾塗之或
寬設權計俾獲奏理全免者亦衆戚晚張氏與太守劉
鐸事連下公特寬之飢不及餐袖上刊章亟請於周春
臺徐海石薛正亭三公謂鐸蓋天下知名士孰非其罪
張氏天子貴戚特註誤中之今天下節烈相激將有凶
勾起者明廷奈何使人專仁義耶三公無以折則詭曰
縱舍外戚恐非法公笑曰孰與夫善事貴人者乎座客

聞者咸咋舌引避三公陽許之須公移疾并日救斷以
報賢命公鬱鬱不自意得竊歎息曰此日之過吾載其
半乃引疏自投劾焉藁具納司匭司匭公坐而舉手賀
曰屬者羽檄雲委寧遠告援廷臣行錢自便規脫邊
事太宰拊髀忽有所受者旨追論公平粵寇績將以撫
軍屬公幸甚然公是疏得旨以免幸逾甚公俛而焦思
遽矍然起曰有是哉戎壘乞乞去宗廟曾幾何舍此而
引歸非辭難乎人臣之義不辭難乃索還其草命果下
拜公中丞大治兵薊北明日受敕關中左門又明日
整師於曩幢旗蔽郊賢尋得偵騎告圍解者復中丞之

司農崔公宣言於朝曰吳公履屣不下牀榻吾屬罕識其面天下安有避人將帥乎潛奪之與閭鳴秦旨自中發外廷不知公受敕幾十日矣解鎧脫劍重歸寺門朝士難堪之因竊竊叢風議太宰無以謝乃啟事擢公少司寇以曹思誠次之次竟中點尤自昔未有之舉蓋特示以意不測大廷震聳累氣屏息為公慮不免矣公為少司寇凡三舉始受命謝恩闕下金吾許浩然頷公退朝詔公袍衣失制聲特厲公不首迴顧拂版徐行神氣優整不為少動翼日庭再議之多是公竟不獲中浩然賢夜半客也當時國事紕繆令行私庭朝立南北部黨

以鉤掛名人漸成尤隙道路悼懼以目受意標俊直之士清介疾惡者曰東林其徒因而慕襲正義激揚直聲賢者多託足以扶之而浙鄉先輩曲折要塗別以寬厚老成自號稍納污垢時士君子益重足一跡跼蹐不可下應對僚友亦惴惴如臨絕壑而公懷抱灑然常為大聲雜以土音時時駭動廷府不知忌諱小吏刺布移告如織公如弗悟也者而獨以樸直自晦一不染其鉤致焉會內外計典初罷而詔旨屢勒廷臣自陳休致沾戀固固者持不忍發而黨士與世爭沉浮盛衰又莫肯引退公獨自憾中懷壅隔無毫末裨於國家且黨禍將

作蔓衍之害或非正命乃引年上書間以刺駁時政期于感悟不可剗去識者謂以忠義為懷恥見纓紉明決幾先鑒別禍表者盈庭之衆公一人而已公首疏稱羣臣方隅人我之見熙攘構鬪之私不貽國家大禍不止司馬鞭腹而談兵如圖畫之餅司農仰屋而輓餉成漏水之卮廟社封疆將安所賴以無事乎再疏臣家曹單寒父母見背半生所依倚者六十六之兄望斷脊令之眼束髮同辛苦者六十一之婦悲興廢彊之歌臣獨何心能久耽榮寵乎三疏稱保邦制治貴圖未然憂盛危明必防其漸始戒履霜豐憂日昃不宜徂目睫而忽肘

腋之禍戎伏于莽寇在于門不宜侈榮觀而忘根本之恤除邪所以安正影響及于無辜反快邪人之腹搜括所以濟用輻輳贏于數倍尚為竭澤之謀公私物力有限豈可以取千取萬為海內無盡之藏祖宗法度有常安得以通變權宜為經行不敝之道墨輔去席未寒假虎私門愈熱升沉懸於主爵傍撓閣部之權威福操於聖君妄啟苞苴之路太阿竊弄羽翼漸成皇上豈其尚未聞邪臣去國孤踪瀕行嫠恤卽以當尸諫可矣其危詞深論言人鮮不敢言如此書連上公席藁禁中待命夜起引燭循髮拊心以嘆且涕泣下曰吾腹有丹者寸

欺

在能默吾顛為素者種種非君羨乎追傳旨下姑留
視職如故越宰相畫公名掌中密詔于賢曰是落落
士也本不事黨林特言慙切忤人意殺之無名恐無以
厭服天下奈何賢良久曰不如為好語錮之且風異我
者銓曹多候賢晏私啟問薦劾何人一日以請賢僅云
陳九疇宜遷亞卿吳老髯宜逐歸里銓曹頓首奉兩言
去於是越日發公第二疏下部奏奏上詔褒清恬可嘉
以大司寇歸焉公既去國旬許上設朝遽問白髯侍郎
何在左右對以實帝爽然移時蓋班行上卿多致良藥
藻飾毛髮以示強壯而獨公不欺帝以是識之其時楊

左諸公被枉陷相繼捕逮質椹傾朝銀鑄載路公且掃
門潔餐以待嘗專問御史李公應昇於獄中倡助其枉
賊而賢終需次含忿未敢發願有帝之一問故也公之
辭國手筆敝羸行同遷謫或背面為發太息竟無敢餞
祖郊原者繇涉道途莫或識辨嘗與倅吏爭路吏笞公
從者公急引車避之不求其姓名過淮陽詣太守署門
太守許公令典公同里同志飲公酒酒酣太守誦公上
書不負所期縱言國政墮圯莫可維挽則為之泣下公
亦泣泗涕橫案已而公復需酒強笑曰還吾老友吾聞
淮陽輓轡聲高魯薛為我購致之吾與猶子十餘人工

元憲過師將以為娛耳抵足遂臥明日太守上書自免去澈湖偕遁焉及公下世為公誄誄成太守亦卒嗚呼號曰同志非乎公之內行髻而至孝七十永慕媵蜡嘗醊哭泣以之事兄如父兄歿而毀築廟南山身親瓦木祀兩世光祿配以蕭縣議禮者以厚歸之受顧淑人於農畷而賓敬白首不以獨子置姬媵嘗問疾於董生貧者疾革董曰一女未字公曰願以為子婦董乃瞑卒以為子婦公之居里恒以淳禮明義扶進後士士有關失零涕勸戒反覆不輟期遷善而後止自道生平上啟君父入接婦孺外對賓客胸懷直向未嘗有同別遊公門

者以為良然故在官有歸書舉澈之人咸得讀也九嗜恬約不為觀聽飾家人治第稍敞公還自楚恚不欲居故舊勸挽而後入通門之士或藥石進者猶謝卻之曰賄之道也州郡候牘非邑利弊民困阨事歲不一二發卿大夫多恭謹讓事州人度某弊非公莫敢言往往如民所望凡故人宗黨吉凶緩急之故若嬰其身樹澤播義不可勝紀然訖無所資既筭易啟篋存不盈銖兩藉廢鬻以供斂殯晚歲健履富于聰明之用而居簡習勞先于羣從西夫賈畷進而講敵人無淑戾默以化之四方士夫亦相與訛訊海上以公無恙為世輕重焉

熹宗皇帝棄萬姓公跪而臨馬退而毀如在光祿之
疾內服麤苴經年不除遂致困頓不任起居人驚其義
於時先皇帝新御大位宣行政德厭塞天下殛逆賢于
朝旌羣忠于墓在昔擅蹇諤之操者無微不彰朝士相
傾一時爭進公舒嘯山林亦鳴意暢故人皆嚮用以書
抵隱所謂公當以疏自明孤迹者謂上迫欲樹耆碩以
壯廷序屬公意且久宜促舍人裝者公以書報之曰老
臣當日目刺兩奸實慮其禍國而身在閒曹心乎邱壑
實未申搏擊之志沐浩蕩恩以禮去國其視聯刑結獄
棺絮毆刀之士為何如而遂以此復希進用不且上負

吾君中負死友下及見幾明決不附權佞區區之心而
喪之哉書達長安爭相習誦嘆公仗正持重甘足枯槁
其始終不欺有以度越時賢萬萬矣公以癸巳恩貢舉
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成進士除大行南司副居憂辛丑
服除補行人司右司副冊封益藩癸卯復命奉敕諭葬
潞藩再封藩藩丙午轉刑部福建司員外郎丁未督學
政黔中攝貴陽兵備庚戌擢參議分守建南道癸丑陞
副使備兵衡永丙辰陞大參守江西南昌己未陞粵東
按察司按察使天啟辛酉陞右布政轉左布政癸亥擢
太僕寺少卿甲子陞光祿寺卿乙丑晉大理寺少卿丙

寅推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薊遼再歸理
卿陞刑部右侍郎轉左侍郎首疏自陳凡三上蒙恩允
歸加銜刑部尚書致仕凡先後官階十有七轉生於嘉
靖癸亥十月八日卒於崇禎辛未九月十五日年六十
有九示以微疾縣尹行部及里問公于寢會治大冊公
口占頌畝丁戶版籍了無艱誤尹以諸子弟優例請公
曰此本朝堯舜之澤當與之永被毋中替也尹拜辭足
未踰閩公引綠巢先生掌書清心寡欲四轅筆而絕故
舊訣牀下與為位哭雲奔雨泣來者凡數千人州里為
之罷肆封肉醊祭經旬沸地所撰章奏書問四卷鈔三

國志修昭代名臣志若干帙藏于家公娶於顧封淑人
克明大體家無廢事先公卒子麟趾號綠巢少補邑諸
生廩於邑轉咨南雍充太學生疊膺大故篤孝毀性不
勝喪兩月而卒娶庠生惺吾董公某女再娶胡職方孝
轅公震亨女再娶查貢士建元公大字女俱無出其宗
人外嫻鄉大夫士謀於廟僉曰公所愛猶子教之成進
士者磊齋公今為閩司李家人往還多道司李之仲子
始教讓且早慧狀公他日持酒屬客喜且舍鱣顧綠巢
先生曰是吾漁也先生跽曰幸甚客皆避席賀今非司
李子嗣誰當嗣者乃走宗長者四千里持訃抵莆陽司

李為位向慟哭告如前議司李辭宗人媿黨再聚于廟日禮不可一日廢家不可一日無督奈何長聞發婦哭以貽公與公子怨恫哉復走宗長者四千里而請于司李司李再辭則偕司李之內兄朱彬來凡五達署焉司李就僚友賢者決久之然後具單車一兩愴然遣其十歲子歸明年崇禎壬申之冬十二月十二日吉司李之兄進士秋圃公時備兵毘陵以假還躬束帶率嗣孫告於公與綠巢先生之廟嗣孫入慰寡母出奉槃匱授衰杖就位答客拜越月以名聞中丞大夫上報天子命嗟乎痛哉是為不孝蕃昌也蕃昌娶鄭端簡孫太學恕

材女再娶武水蘇嵩蔣副憲英女曾孫恬貽曾孫女隱貽後五年公猶子繇閩司李拜天子諫臣給事左掖上書明公教愛得假歸視其葬躬服衰經率嗣孫匍伏迎予祭使者于路集守官奉璽書舉公之喪暨顧淑人合窆於鷄山公隱居所樂也再祔綠巢于壘右然後抱錦敕載槃器歸祭于公與綠巢之廟告襄事也嗚呼我公端亮醇和神深氣厚具聖人之一體膺天子之重命出則植政豐時端紀貞禮退而行綜隱懿化感國人尤豔稱聞者義激懦躬臨戎有績直鳴閒秩推惡方張嗟公之德可謂曰至夫何天不裕其後俾蕃昌不孝以承宗

祧掃除之役今壯齒髮不殊鄉里兒勉而挾拾遺事不
獲二三顧弗敢隻字私進退以貽先人憾而志出愚下
不足以揣見其端闕畧荒昧罪何所辭復不自量謂先
人被天子寵靈光大如此為公大夫頌嘆品目如彼不
敢望學士君子爭相傳寫用光其書而片言單辭以為
九京慰宜非所恡迺敢磨碣勵鉢涕泣伏地以俟嘉命

祇欠庵集卷四終

祇欠庵集卷五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墓誌

滇南黃將軍墓誌銘

吾友畫者四明張生遠將定其黃將軍於武原之西垵
則曳象輯索而前曰生子滇雲埋乎浙海者吾師也耶
顧萬里客也不可以無志予義之愍然哀之為識其略
焉黃將軍滇南人也名袍字彤庭一名谷號松石其先
從洪武初沐玉英闢地有功封於滇世爵為將軍將軍
豪健勇武尚意氣鄙貲財少不多讀書早以父歿受爵

于京師畫散其家於故所憫寔之收其餘馬駝以北
凡來京師之羈人怨士皆招而致之酣酒分贈將軍善
擊劍命矢為飛槊刺人皆八九中嘗市良馬即委以厚
金試馳之少却大怒拔劍截馬斷其頭徐審知果良復
持馬大哭欲與俱瘞燕趙壯士聞之以此寄將軍爭與
之遊屢滿尊畫而意小有拂一夕自遁去還滇中亡何
為人報讐懼於獄不能活託繪事得食將軍故嘗工於
繪者特非其所好而直指使浙右朱公泰禎巡滇能文
章寶書畫則購將軍獄中所畫悅之乃論出其事因以
自隨及寇水蘭鳥為亂將軍勸朱公以兵臨之身橫槊

破陣所截割甚衆寇平朱公與俱覲將聞於天子有以
報將軍會父喪去官將軍遂客於朱公之鄉曰武原者
久之悵然謂此鄉無堪語壯夫事一以繪事交於人將
軍為畫多所做儼考覈而筆與氣雄不良於秀雋故圖
山川不如吳中沈周圖人物不如禾中仇英圖人影不
如關中曾鯨而獨長子貌蜀漢關侯羽則神宇軒豁鬚
眉奕然縊內以金鎧外染之冰縠鉤貫明歷煜煜生采
武原俗重元日重五家為關侯位以祭之率非將軍所
圖不貴朱公且以將軍畫遊公卿間或因公卿而重將
軍畫者踵接于門月可致千餘金將軍於是極歡大散

擲之日所至者夜未盡輒不能寐贈酒來得大罌立呼所知羅而吸之一刻罌覆尤惡人談故鄉事問者唾之望見婦人疾走避匿以為殺害平常與貴人語可否任咤喝而傭奴騶卒能飲酒者多非所擇養歌客數人自和之為武原聲吳崑聲即吳崑武原人不能過求將軍畫者遂多以酒與歌得之必伺囊墮而後請不然雖禮命重幣終歲無報逼之易怒攬筆且終頓不自意得即裂紈素欲臥而觸帶不解即自焚其衣推硯染袖即起鞭硯令立碎發人所遺為下錢為朽錢即投之沼中日我不可可以罔人其生平豪邁不可詰屈類如此居久之

有同鄉人為四明令迎將軍抵其治既有贈又所趨治人就將軍謀事將軍與語至私曲輒罵之不肯為言縣令私謂將軍人非有所媿安所丐將軍將軍亦悟已而再就語再大罵之曰吾終不以金多易吾曲直一夕遁去又訪同鄉某公於南都某公勞苦之乘飲間微規將軍宜思家者將軍復罵曰丈夫意氣何所不合而必故鄉為一夕又遁去重歸武原其時朱公已謝世而舊遊公卿貴人多老而藏賓客蕭散歌客暗無聲將軍髮白且目倦不能以筆墨動人時其困乏惟朱公子孫二三人而已將軍無酒則臥有酒必召客欲盡客乃詭辭

竊酒去明日還以飲之會世難作將軍輒據牀几欲傳
人格鬪法矍矍神動其左蹠昔為水蘭烏流矢所中老
不能伸伸輒大叫而止聽者益哀傷其意焉弟子張生
遠回明人從將軍于回明學繪又從將軍于南都并師
曾鯨而業益進鳴于時亦家武原將軍前有弟子皆以
驟怒不堪去而張亦三逐三僦其鄰奉之彌篤卒歸老
于其室將軍生于萬歷戊子年六十有一其客此鄉之
二十年方被醉向壁寢張率其婦舉食跪進如常再啟
不答則誦而哭曰將軍亡矣喪之如喪其父卜宅於南
垌人曰盍葬之新乎張不可塤諸崇三尺武原之人皆

送之曰嗟乎非特將軍烈丈夫其弟子亦賢人也昔者
先忠節公嘗壯將軍以酒屬之曰圖畫之事豈可以恩
將軍乎然吾聞唐吳道子宋李公麟工為鬼物飛走狀
而寤寐恍似之其所交浮屠氏曰危哉不如畫如來菩
提然則畫蓋因人之所好而人又因所好而遷焉故君
子慎所業也將軍好狀關侯非其勇烈特類歟而神決
于侯且數十年久矣其不為世齷齪男子雖百歲後可
知也將軍大喜謝知已遂飲盡醉嗚呼今蕃志將軍何
以易此乃銘之曰降於彼淪于是將軍氣靡不止魂焉
歸馮馬徒將軍神託其指瘡則舖枯則埵遠也義真其

徒陵變那谷遷那蕃之文不可磨

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文

明留都亡之四年歲戊子十一月喪我兵部主政王書
吳公於隱居之室公舉崇禎十六年癸未鄉貢士授江
西布政司理問乙酉宏光改元題補萬年縣知縣陞饒
州府通判監國魯元年丙戌拜兵部職方司主事特賜
誥印參江東丞相軍事歸書甲子者二載蓋公始終為
明臣其卒也無疾人傷其暴公猶以為後矣嗚呼傷哉
公諱麟武字玉書晚號耐菴自弔也讀書好觀大節貞
愷爽達以氣自任議論雄豪折人而服生平不為隅滯

累其冑懷坐有所思立而告人宗人姻友無不樂親公
謂公襟抱如霽雪之映物行己篤于倫義奉職明于政
事涉變堅其志節其行己也事大父母父母以孝事兄
撫弟推於羣從以愛父貧不以殺志尚兄貴不以長驕
吝壯補郡學弟子已而試上列屢達于聞雖不受鄉薦
能自致名諸生中司馬公喪兩兄在官躬衾稅含襲須
兄奔歸則喪之麤杪無不具禮鄉士大夫咸稱之數襄
大事任勞苦已而貨財不少避兄欲蠲之則泣以請曰
此自盡也既兩兄馳驅王事內外就官省臺使者監司
守令輒踵接于里公左右應對無關節崇務峻介成兄

之潔且賑宗里沐姑姊率羣從講禮力學祛陋敦雅彬彬成名家之風焉居城堞堆傾盡人虞盜多思轉徙官無問者公慨然謁備兵大夫指畫利弊大夫許下縣葺公又請毋為繼貪吏大夫試委公公受命而退步亭堡壕池丈尺之數召父老于廟集議圖之炎熇蚤夜不少廢工成則公家金不足半出私貸以補之間戶頌其功不朽矣而諸大夫縣長者凜凜敬禮號奇士其奉職也繇從仲兄閱大計于京師私嘆息曰墨風熾矣殆將胥溺丈夫居廨臺倅史可以自見安能久須科甲如河清石爛乎遂就國學試上第積貢踰年授司幕江右幕以

刑為官公之政高朗而不替其密寬博而不失其肅恢然示俗以容斬然示法以闔昔者先司寇公兩任西江忠節公嘗為李曹中丞又三歷治兵復持憲于其鄉其鄉之君子小人習聞吳氏之政謂公弗墮家聲焉省有宗人祿糈數萬石宗支衍庶善詳詳藩司又詳觀察乃議公司之公手擲數目閱實盈縮書于署門井井無所隱宗人心忭服至屢求委公中丞曠昭歎曰異哉吳子之政委視新建篆建劇邑也公申滯擿伏一絲夙冗時兵事殷繁督趨軍輸文牒雲委公一一以整應之不厲民友帥良玉行師渡楚經途縛令牟索勢熱如烙縛南

昌令歿縛新建甲士騎者排門而入公衣裳坐堂上望見即大罵投印觸其脅面縛甲騎謁于舟帥敷陳其害曰國家以民為本出師安養之今駭亂流冗蔓不可支非帥罪乎帥勞悴致討羣賊未能以功聞而縱貫剽掠先自陷于法何計之得帥大悟束身稱罪于中丞之門中丞曠昭又歎曰異哉吳子不可久下人遂延公入北面揖之致禮異等州郡長莫與鈞敵疏聞上京謂公才不可以偏佐屈姑先以百里試補萬年令萬年大不能百里歲供賦為舊令所忽積逋盈萬公按覈戶書計民頃畝之畧當百緡者三十緡蒙上罰當銖兩者半銖兩

予上賞墮嬾者莫可避闐然爭趨公又酌酒插花于堂飲敏者嬾者益慙一月匱餉皆足中丞曠昭復大歎曰誠不可以百里限吾能量之乎再請於朝以饒州別駕事屬之事方涖大難作撫軍中丞棄軍遁僚友多欲降焉或說公不可乃給公以中興師將及屬迎之公任其役及出會城而監國之令果以東浙聞矣公遂棄官而南西江之民南望哭涕經旬焉感于一方者如此其涉變也方監國之師畫江而陣荆國方公國安義興鄭公履謙屯兵漣汜復拜熊公汝霖為行在大丞相時赴義公曹者咸趨將帥以進而公率妻子抵會稽獨謁丞相

涕泣陳事丞相袖上其書詔優答之授兵主政參丞相
熊公軍公固辭并上兩兄報國狀詔賜一門忠孝幟以
號其軍敦促視戎事公不獲已盡解裝束具糗糒自食
軍士寢蓐營列中王孺人手治飯飽之鼓舞待西渡俄
而大軍潰國主浮江不知所在同事復降或就縛公舉
家登舟涉海祝曰吾君未亡當從事得濟者風南向吾
父母未葬當歸以有待者風北向既而北風作公乃歸
斷髮遁隱于澁之北山嗚呼傷哉夫公既嘗博達好施
與居官無所營又飄泊無家可耕之田不盈頃妻子互
寒剝腹無以存活變少定夙昔故人多嚮用勸公出者

書日至公不為動與家人講鉤鉏之業客善謾罵時事
妄言外聞如何者接之甚歡手滌茶器以飲之或坐而
命酒初知其訛不甚怪既而酷喜訛言指畫天地畫禱
夕卜如有所期于是積悲憤病奪心膈而人不覺入自
外歸譚笑甫輟一呼登牀煮藥未熟形神絕矣傷哉宗
人姻友號泣相向無不訝其無疾傷其暴而蕃知公之
心以為已後嗚呼豈誣也哉初公之從政西江中丞送
之江上攬袂別曰汝明敏足了一官第毋日公緩輕民
將捐死以趨命戒之哉故公往往持上檄需索者止不
行固執清儉以蘇民力先忠節公履忠以死遺書曰弟

好粧排不可以處亂公即剗削浮華誠于所事不屈危
難卒汶汶以沕蓋儀兩兄之良行感節以入行已敦其
倫出奉職施于政終涉變歸以節求無忝于所生者公
之志乎其何能泐忍久視于世乎公曾祖芸贈光祿祖
實父中任皆贈司馬家牒封爵詳先忠節狀中司馬公
元配王淑人生公兩兄中丞瑞忠節徵繼黃淑人生公
暨公弟士公娶于查生長子鼎象再娶于王生第三子
同野初難于嗣查為公畜副室周生第二子咸虛第四
子升邑及女一人長即配于查餘嫁娶未有定公生于
萬歷甲辰十二月四日卒年四十五謀以次歲殯公于

澈湖鳳山西向嗟乎志墓違尊者事也然公他日嘗語
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真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
慙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畧授弟鼎象載諸
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澈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于俗築
土室龕佛而事之謹聞變將及憂之疾作問其欲曰殺
人以飼我當愈人謹補然侈笑之後兵至澈澈人間竄盡
劉以家世嘗食邑百戶粟號舍人義不當避天大風雨
城下獨披紙甲厲白槌以戰鄰人還收其屍於洿田受

及未殊猶凜凜有格鬪狀吁嗟乎既三載義而瘞焉吳
蕃銘之曰
吁嗟乎劉叟水既走垂角首三台有干尾口支田剖生
弗苟葬不偶願速朽吁嗟乎劉叟

沈林壙誌

予之僕沈林者生某月日年垂六旬卒某月日子哀而
瘞之飲馬山以某月日誌曰林澈人食於先司寇公以
老予及見之髮蒼蒼稀髯焦欲白矣而凡家之重大勞
苦役主人逡循未行者林身請之羣僕委廢畏避者林
獨肩之大小百務無不畢力焉故於其病吾注藥行禱

如失其手死而痛之謂家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
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
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為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
譏笑市上長大衣冠人殊粟囊衣櫛耳市上人不服
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
人過人不以為恨市上有公事或鬪爭者多折衷之林
擬手申喙擁衆而譚聽者初殊忽之詞半竊歎終則驚
異傳說自笑其徒長大具衣冠也林又以不妄受人一
介致酷貧拜主賚予不宿于囊遇永安湖水閘宜塞則
鼎土塞之道路傾陂者輿石平之橋木朽者買易之於

百工匠之技無不究竟其略能兼人之長樹德於公而無矜色娶婦死不再娶與其兄同居斷飲茹菜力耕漁於鄉歸兄之棄產十餘畝娶兄子之婦數人○黧然瘠小而所至踞上席尊為長者人不敢慢今年以負土治巷損其力遂不復死之日○泣咨嗟傾百里遠邇人嗚呼林雖小人亦仁矣哉予臨其喪為之掩涕曰嗚呼大故以來吾淚枯其目姑自遣以過傷痛久矣不能不出涕漣洏於林之死也亦有以感乎○我我葬司寇於雞山林董其役葬嗣父於司寇之柩林董其役扶忠節之喪林同難焉葬忠節于泊槽林又董其役吾慎終送死求

無憾乎誠信者咸林乎是賴吾安得不涕躬視殮已而治壙所以報也鄰人幸其善葬私語曰豈徒然哉林平生嘗云吾死願得厚棺今驟卒市上無厚棺將無負乎或告青山祠道士預治匱木過於貴兒及成以狹廢舉激之人無不以為狹垂數十年矣試度林之身以往適足以容道士異○而薄售之天生林設一林棺林小而仁者則棺狹且厚甚豈非巧於報歟因并志之

祇欠庵集卷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祇欠庵集卷六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祭文

哭張母哀詞有序

張母朱氏明州張子遠之母也年七十五今年春正月
卒予以畫交遠十年而進於道篤于文辭之友而遠羈
于武原母絕于明州越東海水殆千里焉母之凝眸北
望窮日而息不知幾何時而至於長瞑不復視也豈不
哀哉會張子心動奔省甫達寢所其距母含楔僅一旬
張子搶地呼天求死其兄救之使活江東之俗以逾月

不葬為慢遂襄大事奉魂帛歸虞于武原禮也張子啜
泣而向余告終天之痛也吊張子者無不歎歎向予告
張子終天之痛也而不知誰為之者則余實有罪焉子
敢不自暴其罪以解孝子之責乎事在去歲張子當大
暑熯烈過激辭予不釋荷而立曰吾懷母急將迎之子
傷其蹠汗而神悴持其踵曰姑止今夕吾將送子于錢
塘乃飲之酒篝火而裹糧以遲明發須臾聞海上流艘
夜薄登岸鹵奪塞城三日城啟而張子疾作逾困子因
賄其舌以進曰海有兵不可渡內地有入海兵不宜渡
即渡矣子病未可以衝炎去母病未可以衝炎來俟疾

間兵解炎退而後可強之俱還武原及秋復有他事亦
如予之善阻者而張子之行始至今日嗟乎人之生死
聚散誠若有命疾痛搶攘非予能召之然使當日直
推其踵冒火噉血追母子之歡于萬一顧豈有今日之
悔何計不出此而今數子阻之之日則正其母倚閭申
首之時也不亦悲乎然則張母有孝子而不能及未瞑
之訣者由其子之不擇友所致也故孝子不可以不擇
友也且予昔者喪父張子之尊予以禮者昏扣而曉促
之何張子之以我父為父而予不能以張母為母也予
何受人之德施而報之以姑息也夫人之責人明而旁

觀清比比矣子旁觀責人尚猶如是其乖也其治自於
倫紀之中者益可推也予誠大罪人也夫久而慘怛震
賜不能自釋乃哭以辭兼自訟焉嘻乎張母之德吾聞
其仁以慈兮張母之節吾聞其貞以又德乎于里閭浹
耆穉兮節摧其玄髮歷霜鬢兮上承姑如靡纖釁兮下
撫僕御固苛責兮誼比于古媛今則僅兮有子而孝修
已忠信兮搵藝以給致貲贖兮歲輸于家充甘潤兮朝
暉乎春潮夕沂夫秋汎兮雖人事之有睽亦天植之多
吝兮嗟飄風之搖樹亦何如其瞬兮彼蒼蒼而濛濛孰
可問兮貽振古之大憾非絲夫輕聽兮悲乎哀哉負母
容兮

祭澱水城隍神文

崇禎癸未六月某以水一甌草一束拜神之前某匪守
士不能犧牲方禱不敢屠命惟以潔衣冠肅心志為敬
民之滋活賴天之沃民之叫嗶與帝不遙芝菌之生上
濡霖霰蜩螗之聲乃迴帝眷況人為后水食為民天一

旦糝棄羣生縷懸五月植苗六月耘田百日不滿地焦
土然河川之流桔槔載之今盡涯洲涸彼塗泥雖有勞
庠將安所施扶種及半舍之歎歎乞雨不至半亦就枯
仰天而啼叫呼如迷登彼南畝輟我東作谿塵滿足如
火如烙嗚呼上帝杳杳不聞如居九重告語在臣唯臣
之倫非神而誰神其告之帝亦淚垂民不須臾神無徘徊
大江之南三吳兩越扶藜辨髮危生之絕天不圓旋
地有定方雨師電神乃亂其常三湘中雜戟刃其錯流
杵枕尸刀兵之橐妖氣未消乃在袞遼邊吏失守屠吾
民曹惟江之南供君糗糧以給征賦風雨及候神明專

顧惟勿闕失以佐淪步五年以來歲無二三蝗飛蟲集
受其傷殘殍喪載路征輸萬難民求其甦在今之年神
辭以微主山之涓不能伏閭以希帝知今民之聲神其
聞乎况帝聰明是惟不呼帝之視神猶神視民上下籲
告可蒙憐矜神游郡邑遍告靈祇連轡牽轡達天之門
共告於帝帝必相顧以救民苦神母日微神母日艱願
言宿駕指經易權澈之編小神亦等焉神能救民必受
上賞矯制越分帝亦不讓神毋疑哉劃劃雲陰劍亢匿
晴瑞馬仙雲清風元旌滲漉來沾憊魍亡形民吹管瑟
民潔香牲帝閣不堅羣靈可臻神之求帝如民於神孰

謂不達孰謂不聞予則言神則遂行

祭亡友朱君黼文

十六年癸未歲將盡吳子單居窮悲風雪載門感而獨持酒一卮來哭君黼朱子曰君黼之死漱之咎也漱一泓水也一片地也有山不深有湖皆蒿萊有城無堵有人不文朱子與我胡為久居此也自國初以來廬舍男女增為二三萬戶指而可數者吳朱董三姓朋姻無他氏嗟乎鄙人之徑也然而時有賢人仕於朝或退而咏於野未嘗少也遠有若董從吾先生兩湖先生之理學朱心泉居士之豪能近有朱斗樞夫子之仁穆鄔茨野

先生之文行吾家司寇蕭縣皆仕而兩大人再登朝子弟十餘人各奇文勵行漱之號雖上京雖蠻貊皆知之矣道里之人曰漱多賢嗟乎亦未嘗多也以予交於角巾韋帶之友自漱而東西南北數十百人漱之內不能七八人茨野君黼而已茨野死三年矣君黼死一年矣悲乎漱之無人也溪山城郭大荒涼也漱之族董氏微矣吾家猶憾兄弟之寡而朱氏之讀書脩士君黼之外鮮有人漱之友皆閉門自負不肯問業于門外求伏臘拜揖不易得君黼之外鮮有人君黼年未三十積書盈屢試輒高第即不遇于世有田可耕有廬可結何遽疾

何遽死天不可咎也子之文章理行無可咎子之容貌
境遇無可咎吾乃咎澈曰何能生賢人而不能載賢人
也終鄙人之徑也予游東安方登山鄉人持子訃至予
哭墮馬騶卒扶而宿于驛歸有澈而不有子不得不咎
澈予哭茨野澈咎也哭伯兄又哭從兄澈咎也今哭君
舖又澈咎也嗟乎澈之無人也亦天地之未嘗有澈也
予厭時宜畏世事膏田結舍匿名氏蒙粗垢束書不讀
以求長為澈之人宜如~~宜~~是也嗟乎子非僅澈人也然
以澈之人而哭子已言其可悲如此也嗟乎誰之咎也

祭朱天虞先生文

嗟乎痛哉先生逝耶先生之教澤未遠也某等之哭先
生以與先生之孫渭津文水二字子有同社之義故雖然
社之事今之時隳阨盡矣使朋友之道墜于苴壤扶而
存之責在某等古之人言交不可期而必其至者德業
也不相期而憂其至者過未失也有勸與規而止矣今
之人不講講者意氣焉肝腸焉非不善也而其本失之
故以為如雲者或覆雨焉以為如雪者或似土焉則非
意氣矣非肝腸矣所以如雲如雪者幾何不日相淪于
所規之塗而乖欲勸之事哉某等自與二子為兄弟愛
其文而賢尤愛其能率乃祖乃父之教今年春同社壽

乃祖父而慶之不幸秋未乃吊乃祖也嗟乎先生逝耶
二子無祖矣又同社之痛也先生躬履仁義力拓中正
信於國人化其宗屬使四方號武原為仁者里君子鄉
者賴先生存也凡與先生之孫交游者先生愛之以德
皆如其孫故曰同社之痛也而況二子哉雖然二子有
父在教有切于祖者有祖之遺書在祖之教亦莫切于
書者則何患乎無祖患不率乃父之所以事其祖與忘
乎祖之教在書已而矣二子不至是苟至是然後同社
之責起焉同社之愛二子有言能加于二子家學之上
則為詭友有言可出于二子家學之外是為淫朋勸者

在是規者亦在是二子雖無同社之為友可也此古人
交游之本意也甚無以友為今之人而徒意氣肝腸之
沾沾為也先生之靈實聞此言乃敢漉酒崇脯再拜稽
首而告先生以報先生之教愛者有如此先生其許之
乎亦何以默牖諸子之衷而進於此乎嗚呼痛哉

哭山陰先師文

時維昭陽大荒落之歲正月朔戊辰越念有五日壬辰
門人吳蕃從其同門友陳子確渡江以南黔衣蒲伏而
哭先師皇明殉難御史大夫念臺劉先生於山陰古小
學明日會先生之辰再具酒脯而哭之不忍去也宿于

廡抵二月三日庚子山陰諸同門友張子應鰲以下四十餘人共舉春仲之奠則蕃又從而哭于後嗚呼凡止旬日申三哭而情不能以少寫也則見於辭曰天乎痛哉何不肖蕃之奉教于先生不能終一日而痛慕悵悼將不勝其百年千載而無窮也悲乎蕃之不肖不克承祖父之教命而畧知嚮往先生者初震于其名而已矣崇禎庚辰之春告於父兄父兄許之奉贄而叩焉先生疾命朱子昌祚見之授曰新說辭之歸癸未之秋再渡則先生已赴先帝之召矣甲甲罹國大難先忠節死之亦猶先生之志也而蕃摧毀之餘慕見先生逾篤所問

訊于祝子開美往返傳述者為多已非徒震于其名矣坐服喪不可以出其冬十月誼當上書南都告先忠節死事狀始一遇先生于姑蘇隱山於是曳衰索緝苴竹以前謁蕃哭先生哭之蕃拜先生扶之蕃輟孤子淚而引弟子之敬先生許之且勉以終身之圖坐不能以終一日而蕃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有若死而復生者數焉蓋先生之言實有以奪其魄而中其膏肓者者然也天乎痛哉蕃自此知所歸矣未嘗一刻不以先生左右為懷而國大難又作矣先生死矣遲之十年之久而後得哭先生于廟先生其終不可以再謁矣悲乎蕃之所

以致痛慕于心胸而悵悼無窮者又豈止于百年千歲而已耶蕃故嘗震于其名而謁大人先生者也漳海之黃公會稽之倪公婁東之張公皆嘗拜其言奉其威儀非不足以少振懼其私而未能使蕃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又嘗放而溺佛老之微言繇陽明龍谿之旨以漸返求乎朱程之緒論又非不足以少端一其趨而亦不能使蕃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則如蕃者又何可以一日不立于先生之側以少挽其小人之歸而今已矣推之同人之資敏于蕃者志堅于蕃者又何可以一日不立于先生之側以益進其高遠也而今已矣推之天地

之所以為心生民之所以為命往聖之所以為學來哲之所以為教亦何可以一日無先生存而今已矣自今以往其同乎蕃之痛慕悵悼于無窮者又豈止於百年千載而已耶天子痛哉蕃於是益知所歸矣奉先生之遺文如在先生之側而已事先生之賢子若孫與同門友之所得于先生之教如在先生之側而已豈徒沒世將充有生之無窮至于百年千載痛慕悵悼以長奉先生之教亦如在先生之側而已嗚呼悲乎先生之側敢妄言乎先生之側敢多言乎則有伏地擊顙以鳴蕃哀告蕃志如是而止矣

再告山陰先師文

嗚呼大哉先生之學慎獨而已矣先生之教慎獨而已矣先生之道所以續千聖之絕學而不媿開來哲于萬世而無弊者慎獨而已矣繇不肖蕃之所窺而淺言之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六經四子書之所以為六經四子書皆可蔽以一言曰誠而獨者誠之體也慎獨者誠之功也秦漢以降堯舜孔孟之道將墜于地有宋諸儒起而明之有若周元公之精程純公之純正公之正至于朱文公而大矣先生所歎為卓立天下後世之儒矩者朱子也朱子之遵周程

而發堯舜孔孟之旨者其大端曰居敬曰窮理為之說非不要且詳焉久之學者日狃於聞見誦習之常文章功烈之未又相驚沮于異學之高遠而下士乃自卑其道若以為不可幾性命之微者則儒之為儒亦何以自拔于狂疑之世哉有明姚江王明陽子實怛然憂之仰而思所以震羣倫之長寐追二氏之久假而良知之說出焉一時才智之士瞶而聽疲而立曰然則儒者之學果若是其甚捷而易歸者乎陽明子曰然夫陽明之功如投丹石于垂殪之日其為力也專其為效也速固已不能復諱其餌食之難嘗也既百餘載四無之教滋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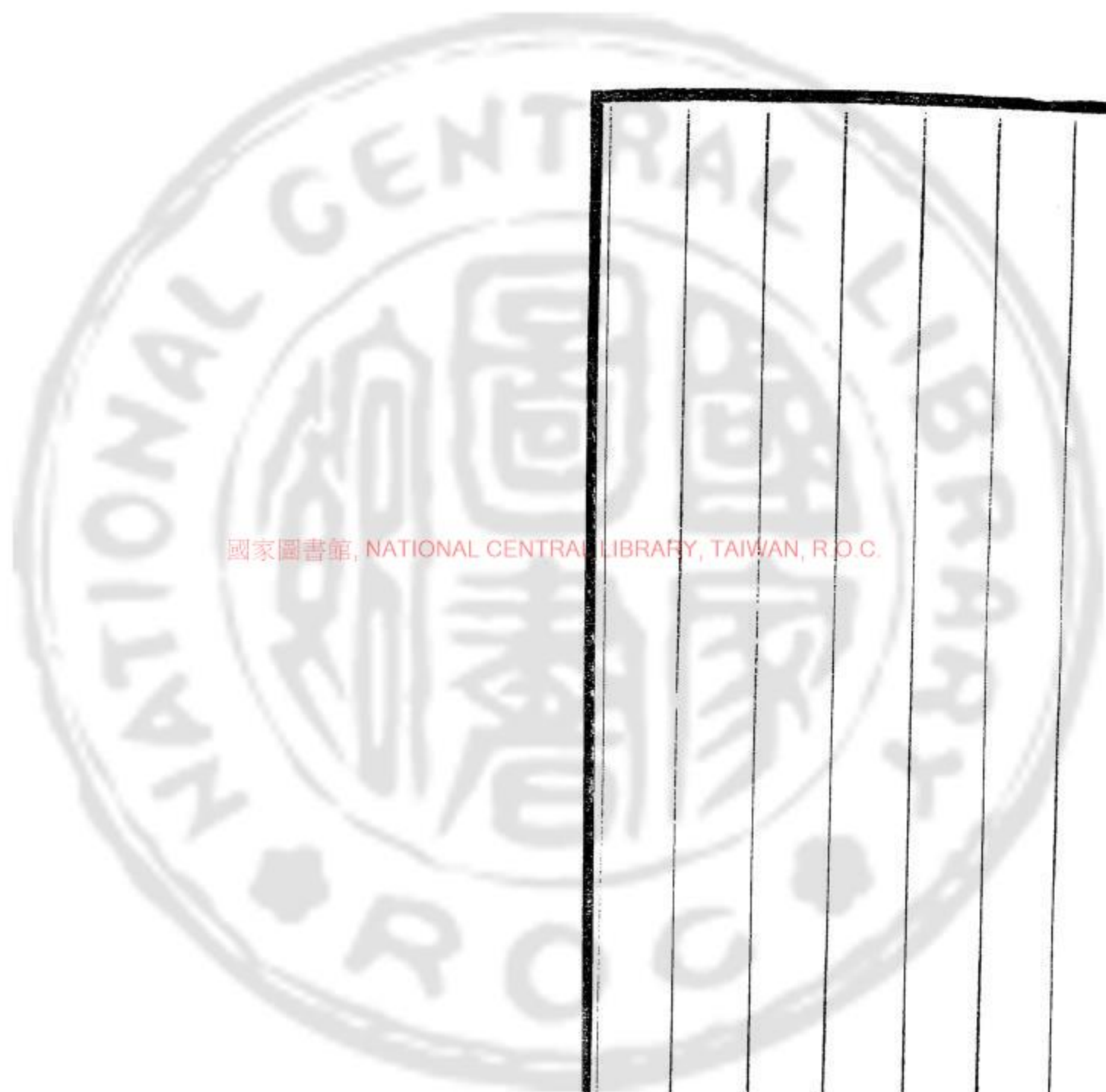
天泉之上而大旨替消生徒類多悠悠坐論窈然如清
譚之入勝而禪者又喜其似潛為說以亂之不知者以
為明陽禪耳是豈陽明真之也哉以是天篤生我先生於
山陰以救之先生默以識之問學不倦躬行心得者四
十年始有事于朱子之學繼有契于陽明之學既有疑
于陽明之學終有合於朱子之學而端慎獨之旨以著
其功終歸於誠以合體於天而堯舜孔孟之道復大著
于天下矣夫朱子亦嘗詮獨而不專言獨者也然其所
謂居敬若以凜其獨窮理若以充其獨讀書尚論處事
者所以通其獨無往而不涵養省察者無往而不慎其

獨也先生專言獨而合主敬之功若曰即慎以為功合
格致之事若曰即慎以為事也苟體吾獨而讀書無往
不洽苟體吾獨而尚論處事無往不達苟體吾獨而涵
養省察無往不得其本而易為功蓋朱子分言之而先
生合言之朱子博言之而先生約言之亦猶朱子之志
也至於先生恒德大業之奉朱子典禮制度之遵朱子
臨難夢寐之邁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然而先生又有
不苟同于朱子者朱子亟言敬若在格致之先而內外
有兼修先生亟言慎獨以貫敬與格致之要而動靜無
二事朱子之言意以為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而先生以

以為即心之所存有善無惡凡能即存即發即人即天
知其所止以止於善者皆慎獨之極功也如是而意還
其誠矣格致之義無餘蘊矣且大學中庸皆言慎獨朱
子於大學則淺言意於中庸則深言中學孝悌各岐其
旨先生合意與中為一而即意以明心即中以明和而
二書慎獨之旨遂不謀而合若曰格致者大學之慎獨
也致中和者中庸之慎獨也其要皆歸于誠而止然則
此非先生之言也曾子之言也子思子之言也自千年
至于今惟先生能言之也藉令朱子復生于今之世又
安得不心折于斯言而會歸其有極哉甚矣學之不可

以無本也夫如是而後知陽明之言良知將以為本孟
子乎則孟子之所謂良知乃自然之知覺也必兼之以
良能將以為本曾子乎則曾子之所謂致知乃入德之
功用也必先之以格物然則陽明之言良知所以自狀
其得則至矣猶未學乎聖賢立言之全指又何怪授受
之紛淆而其趨流日下也哉嗚呼千百世而上千百世
而下繇蕃之愚不肖得聞而知之者朱子也見而知之
者先生也宋儒之道至朱子而始大明儒之道至先生
而始成繇朱子與先生之言而求之堯舜孔孟之道猶
天之可以階而升也其他由陽明子而上溯于慈湖橫

浦象山諸公不猶孟子之嘗聖夷惠子而願學不在焉
蕃于朱子與先生之學殆無間然矣嗚呼悲哉奈何天
之不可祈也而國祚淪矣先生死矣先生之為學終始
其身而為教之時不能半學之日則道之行與明皆有
不能如朱子陽明之久者天也雖然今先生有賢子賢
過于朱王之後人遠甚而門人弟子特不聞有如黃直
鄉王龍谿其人者相助以大昌先生之教于身後雖喪
亂之遇若或限之又烏可以不相勉也悲乎蕃也尤庸
劣無狀聞教之日寡不能與于門牆之有無而今日者
徒以告^{先生}而西歸也則不敢不以所窺陳之如此日先
生之學慎獨而已矣先生之教慎獨而已矣先生之道
所以續千聖之絕學而不愧傳來哲于萬世而~~樂~~無者
慎獨而已矣嗚呼獨之時義大矣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祇欠庵集卷七

雜著

寡女賦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風雨獨居富富無偶微聞鄰女之泣怛然心傷述
其辭以唁之兼自況也為賦寡女焉

夫何南鄰之女寡兮晝闇辰而悲眺憑東風以汎瀾兮
雜寒蟲之蕭騷欲自鬻而躊躇兮望良人其迢遙悼天
難于下里兮嬰焚穴之飄搖被戶牖者仳離兮矧無主
而獨嬌顏華煜以葩發兮鬢絲青而委髻靨笑宕于夫

容兮目澄漾如秋潮吹頌簫而登臺兮織窗錦以縹緲
謂君子其我溺兮詎蹇修之見拋曾日月如杼箭兮愍
風物之空鎔銷泣汎汎于蓼莪兮負蓁蓁之桃夭當夫
芳草告歸紫燕降庭紅叢照爛碧徑菲芬游絲繫我白
日兮嬌鳥譜其新聲涉淇水兮心如波登楚山兮夢有
雲臨高樓以睇大陌兮目極遠而含情深花雖落兮重
發如今年色已謝者不可復鮮良辰去兮孰我憐色姣
好兮不如前發孤號于羣笑當聚樂而獨牽擊囊削其
麗馥奩鏡淪其光妍僵寶瑟兮推秦絃臥玉箏兮垂
湘簾已而明月下兮卷牀西風吹兮羅裳虬漏起兮蘭

膏涼媿賣珠而宿春兮猶縫衣以借先白露濡夫葭艾
兮秋霰振乎蛩螢首獨搔而肱欲垂兮腸九迴而心靡
傷稽柏咏之不幸兮纏膠附之難忘茲未字以十年兮
曾不識夫姑嫜箕帚設而不操兮鷄犬老于其鄉問誰
盟以永矢兮拊中懷而蒼茫彼術衢之繡轂兮輪相擊
而騎穰穰秉玉燭以及時兮舉合歡之酌觴競組悅于
牢席兮懸香纓于雁行或嬰媿之銜售兮締百年於農
圃曳葛襦乎葦門兮修田盭夫疇路聆和鳴于灌木兮
覩唼喁于洄沂亦薨薨其螟蠓兮皆蠢蠕而相顧謂朝
生其暮賈兮猶裊裊于新故吁嗟乎唵昊天之日弗聽兮

心天天而淚不收雨春濡兮夏黶雲朝合兮夕年四節
流兮代馳三星落兮時浮情無涯于縷戀兮年豈我之
駐留雖矜質豔而希貴兮嗟薄命之不猶如禕褕之被
日角兮蘭菽飾乎宮幽履玄墀而登彤庭兮德翼夏而
配周邁政事之愆忒兮援主辱而臣憂如釵雀與簪象
兮冠昭陽之寵游賜驅環于上苑兮結香佩于芳洲猶
怨帝輦于長門兮悼君恩于東流薶海棠以潦驛兮碎
琵琶而青邱如採瓊樹于名妹兮媵青琴于貴侯惟有
目者悅已兮豈抱珠之空投亦老逋紅于衰巷兮生擲
綠于明樓爰卷蓬帷而太息兮甘華竇以長愁攬今物
之不諧兮數古事之悠悠送鸚鵡以入樊笈兮曾不及
夫飛走推瓊瑣以雜珞珉兮亦何悲乎未剖擷營菸之
叢資兮隨芝蕙以共朽鞭青陽而西陞兮瘞紅粉于東
阜誰玉匣與金盃兮與土堦而爭久況就姆傳于婉孌兮
遵門闕之山斗被海鳳之拆圖兮餐大官之餘糗嗣徽
音于衰胄兮勉灑潔之允守顧單影以自惜兮指姮娥
以為友期姊媚之共匿兮或見金夫而不有非不知託
命為歡娛兮吾慙羞吾之父母

擬修漏刻進表

自昔披圖得歷浮來綠甲之龜御籙乘時佇見蒼鱗之

蟄雲紀著官始臨河而刻玉鳥司成象爰登殿以吹銅
勾陳方照夏翟成雙閭闔初開春絃正五恭逢陛下天
衡垂古地軸乘新當八風之登室玉律調鍾適十日之
經天金精動宿以此二十八宿共集紫微于帝庭三百
餘年不爽元夷于天籙圭晷二郭已著天官之洽煙埃
八代無煩太史之明正南正北為職尊于虎門二至二
分舉事稽于龍闕何取夏后之器不貴恭王之官猶以
銅壺載刻詎且籌差玉管吹音久而穴燥爰鑄毫釐于
金柅閣稽銖尺于玉池三釁沐以登堂十沸炊而定制
原夫漏刻之設體絲轅氏官號挈壺夜分日以短長水

共火之明晦花綴金龍之輿浪自翻為經緯泉吐玉乳
之乳金以鑄其衣冠銅鳥知渴日飲數升珠馬能奔宵
飛千里無羽而箭有玉為壺載地成車浮天若蓋雒陽
有城上之鐘列觀百步長樂應宮中之鼓刻擊三更陰
蟲吐霧長電走而乘天紫黍測毫幻鬼入而通妙若抽
絲于繭不輟流徽數莢于蕤無關運算欲識百秋之縮
先窺五夜之盈縣象著明雕李尤之箴維皇作極鑄陸
倕之序共紀導水旋風之法皆揚擊刁聚木之奇然而
達人揆景張士悲時耳悼提聲眼驚流盼不識有扈之
失正庸罪羲和之罔聞水東逝以不還玉南羅而無舛

抱箭之手欲脫扶輪之人已衰騰波一滴若決江河注
海千層不舍晝夜堂榭移乎秋月髮鬢凋于春花雀臺
鵲舞但知枕上之星鳳沼鸞歌詎問樓頭之影吹笙殿
上開元空負沉香夜火擊鼓宮中上苑難開芍藥晨花
此猶太守之銅尺虛稱于始平而明皇之玉簫終咽于
灞水臣某憂亡典刻悲斷司辰左右之見豈遜殷夔登
設之悲有如鮑遠仰釐天曜近審泉流金徒在右金胥
在左重分動靜之官銅史在下柱史在上始盡踟蹰之
狀變律改經小儒捧長衡之制登臺升庫天王傳寸管
之祥俾彼驗風受吏來島氏于海中驚候迴思起藝倫
于土底身叩玉階之雲霧技通金牖之風雷何殊坐以
窺天無任慙而入地

擬進古鏡表

臣聞赤羽明奇瑤珍入座白環奉命符瑞登朝新懸朗
日清光發自黃埃遠播和風徽飾呈於丹閣始元武之
明珠光芒長在致赤城之大寶障翳重開矧茲二象懸
清位竊陰風之裔五金著瑞光分秋鐵之鋼明操良史
之書正堪涉目值似賢臣之諫無所逃形是以莊周著
性不將不迎賈誼談功死藏死執伏遇陛下文明在御
峻潔成名據太陽之照錫玉流沙決萬事之鳴聞鐘洛

浦蜀郡緣山俄化幽塵作鳳壤陵深土忽飛藍水如龍
耕夫驚半夜之雷長史鑄一潭之月二寸漆奩獻來明
闕十年玉匣賣與靈臺從此蓬萊宮裏不愁鱗脹興雲
揚子江頭無問爐寒不雨昔自祝融祠祭軒后迎神素
書一紙降祉開元環字七枚留光天寶巖石成精氣漲
白龍之洞江星得鯉口吞黃鶴之樓若耶谿上歐冶營
形石室山中豪成知相秦政亡金入魚成喻夏王失玉
噬獸多慙銀花九寸金薄三頭石季龍之三臺郅伯夷
之羣影剔鬚眉于右座別神怪于深山銀頭蓮鎖深宮
疏太子之龍黃絹單衣幽室呼道人之鹿開戶為歌字

以上清仙子臨軒必召號曰壽光先生大珠成器片玉
分瑩采似晨星光同暑雪無非有心好醜取象光明至
於殿當仁壽如圖妃姬之容宮入咸陽并露臣賓之腑
粉黛工施白玉照摩挲之面元青遺贈黃金繫宛轉之
繩菱花有影愁看漢水清波桂樹無枝悲見秋空明月
夜籌未歇晨角先吹已登長樂之臺忽墮昭陽之殿鱗
掛明窗繇來魏闕鳳飛清曉舊是秦宮灰飛瑤瑁泣拭
珊瑚丹楹元殿君恩不是東流白髮朱絲人夢渾如長
夜悲鸞欲舞青鵲能飛誰家同夜月何處得秋霜請看
飛上青天又恨埋歸黃土寸陰空競殷鑒如斯某等才

非耀物職合依光恩自空來窺同井底挹金煙之潤拔
元錫之輝九華燭好不施永夜之筵百合花開長傍大
庭之席元冥落座絳氣登堂玉水爭嘗銅山其恥謂防
過可同于衣冕豈封侯欲列于容成奉表以聞齋器而
獻

古劍銘有引

有明東海吳生買劍內之鞞鞞含笑而數之曰身長三
尺面濶雙寸赤霄大篆神勝空立影不可畫也龍門伊
闕割天地傷霄鳴曉擊主人亦亡精莫與存也昆吾峻
巉吳江杳深砥石不足乃號媪神吟弗定聽也光泄赤

堇彩效清水駿馬千疋千戶二都直不終市也泥髻釋
冰封腴擊鮮上天下淵畏爾盤旋巧不宜悉也寒瀨老
矣倚維青龍四方有兵指赴在空英不能自拔也呼太
乙神夢與人語星斗下搖忽住忽走魂在人手不可脫
也歐冶磨花鏹于若耶之溪沼吳之功不及採薪之溪
女勞誰可紀也今日天下一民生萬天子戢威神區域
韜氣海水無恠螭虎伏而蝸蝓死倭臣退君子以仁衛
擊無釁血刃無祭肉知其所勞示其所安敢戒壯士秦
而不喧書生之懷安用若哉若其規我曰弗倚柱弗擊
鉄弗涉江弗解於蘆弗按於階弗大醉毋大呼予遂答

之以銘曰天下青兮神芝生雷飛魅驚兮芙蓉水津氣
不乖兮魂乃埋拜怒蛙兮壯士來行吾俱兮隱子偕

西巷草堂隨筆小引

吾鹽今古詩篇某未嘗盡讀也而全書選書不勝記初
出於鄉先輩名下士為多自朱西村朴陳勺溪鑑以來
布衣山人之詩過於鄉先輩與名下士某家先中丞先
忠節暨諸父皆工詩不與鄉先輩名下士社先伯子伯
載接侯及某與諸季皆學詩亦不與布衣山人社非自
取曠異特澈里深僻去邑遠畏奔趨碌碌先累詩懷耳
申酉鞠凶鋒鏑驟起至丙戌春末某以避蜚語既遷居

邑城之西巷間舍已淒清矣而故舊詩席反加增焉郵
傳贈寄過某之門者日百餘箋元白之筭與鞭鏡相錯
嘻甚矣然邑詩家有敝俗繇來已舊以詩遺人者絕不
欲人之細讀受人之詩者亦絕不肯細讀但用整箋工
楷署某作呈某教某某具草題號章記光采煜煜使人
不敢不譽再拜手授之則再拜手受之拭壁高粘之如
式書答之久且鱗彙羽疊新啣於故齋無隙壑終聽風
雨蟲鳴剝落而已益比戶如是若問某作某題某工某
拙且不能道何論規譎交攻之益哉某嘗兩譏其不誠
然不誠於請益之失小不誠於受益之過大某既不敢

輕以詩投人而齋中壁上觀聊復爾今特取其最工心
所愛喜堪多讀者別彙次而手錄登之謂之隨筆耳目
所及悉入其列患難以之俟時之平鏤木刊竹以傳盛
美譬之蒲芟棗灸一人之嗜或偏然而不自嫌也且俾
後之慕今而痛無傳者某得出而誇之亦猶補亡逸詩
之意乎比日過周鹿野齋中散帙露詩尾代匿甚固強
而誦之則村郭山人詩也詩最堪讀而可喜愛者顧半
村老于邑邑之知詩與不知詩者皆未嘗得見其面知
其姓氏某始叩門求之乃巷西隣也相向落落無人間
語詩所以好也五步之內非芳草耶若所稱鄉先輩名

下士與夫山人布衣之名噪州都者亦有尚集行耳何
待某之錄哉首筆半村之詩焉隨筆之旨在此矣

勸葺文昌武安合祠疏文

文昌者天上列宿真人而武安關公一人間氣血男子
何以並茵坐而共鼎食也則為凡士子言之耳文事求
所司武備求其至文昌武安不倫而倫之也西來化人
璇宮琳宇遍天下其徒則草衣樹宿貧藜苾耳二神所
主文武二進士途或者云文昌如人間衡文學士武安
則提塲御史比也故上自公卿下逮州秀能事人間富
貴人尻高首下負獻琮璧金貝萬萬鎰者分萬萬之一

以贈二神二神幸矣況二神實陰主其所事富貴人能
使事人者為人所事豈可結納厮役纖介以求所欲而
反失主宰大人之歡乎然則二神之富宜甲於諸神而
於澈獨否澈海門寺有合祠者予過揖之輒敬歎欲涕
下云夫澈城褊矣不乏讀書學劍之士何以使文武並
墜於地耶豈澈之士殊乎求榮慕利之人情抑慳且窒
不願為上交或能擇冷熱乎意者澈之先鄉大夫致高
顯者生平不以事人間富貴人得之故其風存後之士
黨引退無諂獻之資乎既而寺翦苾某不忍出告人曰
二神之責施於澈人士良易敗榱朽茅欲掩面者扶之

白龐紫顴久塵則拭之章逢衲甲整之白駒赤兔傾馬
失次者牽而立之則已矣何傷乎予聞而歎曰然也人
生承事而輸其敬者要各有其司譬如百官之師帥表
長從州郡屬問奉秩所出在上不嫌為貪在下不足為
倭百鬼之桑麻土穀憑農夫婦索歲時常祀舉之非以
示奢廢之足以成恨故裁之禮義所必輸揣乎職業之
難辭則雖君子樂聞之矣今文武合祠者非同人責而
誰責乎非諂也非求富貴而為之也不可與事富貴人
者同日語也同人相謂曰澈之守先哲風不可以諂聞
莫吳子若病且廢而無事乎富貴之求者又莫吳子若

也今之言然則其事宜哉

重葺井亭疏文

北山丙舍之西遵麓徑漸廣來當兩峯之間翠屏方窮石馬未起以斷為續乃通行人巨隰在中廣野在下遠望州都近達闔市予省先人松楸往還必憇於此不獨予憇其東西來者南北返者赴縣而不循海者趨角里而不緣溪水者皆解褐岸裹息荷投負相與枕藉憇而歎息勞苦於此焉夫暑不復信而寒寒不復信有暑饑渴復不信人間之有飲與食則此地之人情然也僉謀為都聚志成城自此地之有行人若干年而有廟廟不

因乎佛而因乎人情之自然有廟立而後有井井成而覆之以亭皆勞苦饑渴之情自成之而今廟者井者亭者不加感而浸衰幾不足為此地有無而東西者南北者不見其益而日多蓋今遠邇城郭時有事朝鹽者或暮寧方絃讀者或耕荷習燕卧者或奔走又有自昔人情之所無者且其勞也苦也饑渴也寒而甚寒也暑而甚暑也則甚於往時不啻倍蓰而求所以憇之之計者詎可緩哉吾誠不能不望於長者也戊子之夏予以病廢病艾自匿宛轉木榻不獲覲邱壟者一月矣然夢寐神思飛馳北山不殊乎與東西饑渴者歎息赤野時空

長老道心人也謁予謀所以新之其不獨一人之情也明矣其感乎自然而亟成之者決矣乃力疾書其槩以為勸

治土穀神廟說

廟隣於吳子之廬者頽圯且盡吳子俛以入揖其神而數之曰神哉一寒至此乎嘗見他神雕臺盤殿虛空凌矗此何半壁葦土也他神大山名川以俎以豆此何燈火經年絕也他神奔走宰臣士女羅列拜跪此何山鬼畫舞彝彝也他神衣黻裳金飾體巍巍然丈夫列序官吏皆壯男子此更皤然老人髯寸身尺庭無吏倅農女

牧豎得以侮之寒哉神哉可慨也已吾聞士爵於王王有喜怒神爵於帝帝不偏黨神始羈臣遷客之流歟然此荒鄙有神也久神之為德于鄙人也近神掌農事風之雨之禱呼必應以康乃穀以奠乃土竊恐彼居殿宇享鼎豆者徒飾觀耳報政當出此神下神加於民近取于民廉不知帝亦曾陞陟之使得高爵廣土否也雖土與木微聞歎息矣且廟之東西南北數十里父老婦女習神視聽睨神狀貌自小兒學語即呼為公公如家之高曾然比者多援禱大刹游施遠宇競華侈夸大以結他神歡而不知土穀焉恤俾頽圯是猶日設筐篚餽

遺尊官泛酒椎牛以醉賓客而不知家之長者餒且寒
人情繼富趨貴交遠畧近亦無往而不然哉出號於衆
曰今為神昂其屋潤其衣治燈火滌泥土銖衣寸貝足
以報謝風雨而已毋曰其容貌祿位之不如他神而忽
之毋曰其非上帝之所眷寵而薄之毋曰比昵褻近督
責之所不及利階諂府世情之所不齒而與衆舍之

祇欠庵集卷七

祇父庵集卷八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詩

四言

短歌行

素琴在御白雲在牀今我不學日月其亾解一三十無聞
吾何足觀顏子賈生各有攸安解二鳳凰于飛九圍八垓
麟來西郊疑祥疑災解三團團執素戚然傷秋庸知狐貉
以暑為仇解四萬鍾而外司爵無勲百歲以往司命何恩
解冠不厭高衣不厭深靈臺一寸以橫古今解六

五言古

雜詩

八月湖水明玉露霑衣輕芙蓉謝殘照葭莩揚秋聲上
有孤行月下有單棲禽客旅安所託感慨餘哀生誰能
乘少壯黽勉有所成振衣就明德拱手辭浮名春風當
努力秋氣多悲情悲情不復振年華非可爭
窮年不足用此俗非我從脫屣下泉壑飄搖若飛蓬汨
羅既已拙長沙不為工天子良易事難以媚三公惡女
無不仇好女晦其容無為瓠齠伍將使木石同魯連乃
飛兔老子其猶龍

不材天所全貴寵為禍媒感恩多悲傷報命知所歸聶
政謝車騎侯生與觴席一旦捐此軀以酌公子急雖為
烈士心困苦易見德鴻鵠冲天飛飛飛不下來朝經魏
文闕夜度燕昭臺君餌豈不甘負恩非本懷貴者雖自
貴於我何有哉

明月麗高雲丹花藉芳隴人生利名間多與易為寵驅
羊斥敗羣立苗去非種物類良亦然獨居豈無恐嗟子
樸遯材不足當世冗慚無親仁質差有疾惡勇竹柏餘
青芬桃夭不旋踵求我同心人千年已枯冢
出門臨大驛貴賤爭馳驅凡馬或善走何必驥與騏馬

卿雜傭保朱叟身樵蘇一朝繫印綬百惡皆蠲除榮華
照篇冊卓爾異形軀遂令負乘兒亦自夸卿閭繇來環
珮玉誰復辨珉瑜

暮霞接朝旭殘星挂東壁風淒發楚際日落沉秦極譙
鼓亂車鐸橋燈半明息行行莫為阻掩涕相催逼男兒
志千里誰能久堂席一挂朱絲鞭再授黃金勒願君游
回國好德如好色

關河滿風雪白楊日蕭疎一望數千里瓦礫皆名都殘
骸自撐拒飢烏啄其顱荒烟蔽平漠榛莽亦焦枯借問
仗劍人獨行何太孤豈不念存活國難焉可誣忠義一

朝盡地下相招呼

生無歡怡日安能久居此窮鳥一奮飛哀聲遠千里朝
為敝裘客暮拜武安君洛陽有兄嫂側耳聆車音掩首
下至地蒲伏為多金今日去隴頭明旦迎新侯貴賤一
朝異覆水東西流游子思故鄉悲歎不能忘山川豈殊
奮人面有低昂

吾愛單衣士相以長裾婦炊黍轉東皋曳紫返田路棗
實垂庭陰傾醪藉隣父犬吠衆山響蟲鳴一溪暮門有
徵士車屑屑憚回顧鶴書啣袖出傳餐動閭戶榮名謂
足樂反失鬚眉故長為人所憐暫為人所慕

古意

沉沉陌上桑灼灼桑中姝桑濃不掩姝惜哉當路衢盈
盈當路衢藉藉傾樵芻謬令五馬車回首成躊躇謝君
五馬車各自東西馳君鞍屬君馬無復別離時使君縱
無婦羅敷自有夫羅敷縱無夫不嫁如君夫

良家好女子少小如珠玉長袖倚春風芳聲振幽谷承
恩登漢殿奉詔納金屋始知宮門草迢遞千里綠買賦
動君心買畫動君目黃金豈殊衆何時越沉屈不如東
鄰女蓬首事農牧日午始鋪糜閒行過谿曲

過七里瀨同從兄步謝康樂韻

良辰怪幽獨驚湍發奇眺積樹懸清溜落雲挂危峭數
尺鼓哀楫舉首指碧曜虬飛駭孤客禽棲合長嘯求悟
在力靜尋幽適境妙何以見古人秉心受時誚使者覓
敗裘高士堅枯釣上有中興主採絲卻悲調

凍潮吟

潮畏寒不來客當寒未回潮與客俱斷始知寒可哀夜
半潮忽至舟發語如雷客臥在霜店聽潮心百推客既
消息離潮亦難為期莫作商人婦莫嫁弄潮兒但化白
雲飛青山不相違時游江海端專送客船歸

七言古

答南屏豁堂長老

南屏山川美無極古雪丹霞映泉石兩湖明月不可攀
還往峯前比顏色豁堂拄杖最高巔萬籟千聲從此出
我欲從之破白雲躑躅秋巒弄秋日昨嘗放漿出西冷
虛空墮入湖烟碧惆悵歸來葺故廬重理藜牀向枯壁
前有一尊行

酒光醉人起歌舞晝短夜長無自苦姓名不得通九州
況復懷人在千古皓月西行京雒中登臺照影麒麟空
五陵花發如天上玉釵珠為今無蹤惟有清尊久相對
使我顏色長春風踟躕不飲欲何待黃鸝拂水雙柑紅

五言律

入招隱寺

碧天懸若蓋危插萬山斜泉溜將軍塚臺荒太子家夕
陽僧未飯鳥道客驚車招得何人隱嘗游醉醉吏詳

南湖曉坐

芳野日光新看雲落淺津烟平村屋飯風起客牀塵碧
草連洲上紅沙隔海垠無人春自足輸與水邊鄰

夜登北固山用壁間韻

山亘江南北由來今古情俯看潮萬里獨與月同行雲
樹沙邊火風檣岸下笙船頭聞客語疑是越中聲

哭史相公可法

安危憑一手天壤孰為支辛苦羣光畏存亡萬國思隻
身迷陣血中夜換髯絲官闕迷江霧空勞勸出師

哭凌侍御嗣

傷心三不負萬里僅相聞公寄予書有上不負君中不

發未禮闈瓦解愁驕騎孤城祇一軍衣書歸漢節襟淚

動燕雲公遺表奉御史印歸此日英雄盡誰爭尺寸勳

哭杜司農士全

尚書開復老高節迴江南公以司農歸隱三十年歲共

西山盡棠猶東海甘嘗為武原令半生簪帶冷垂白羽旄酣

回睇風塵裏諸公太不堪

除夜懷東谿朱子頌

殘髮三年後高歌此夜同孤鴻垂暮雪百雉起邊風人
返江湖外春歸落木中但知謠俗異莫遣酒杯空

再經鷄山酬開美祝子

送子清谿月當時鴻雁歸今嗟芳草地長與故人違雲
冷青蠅散林空白鶴飛山陰回首裏同此一沾衣

送客曉發

鷄唱牆東樹烏啼城上樓客心如落月催去不堪留白
雪關何色蒼雲海嶽愁知君早行意一笑掛吳鉤

七言律

梅花次巢友韻

意氣橫奇看不盡，忽驚書卷十年塵。會須買妾同君字，且莫求官伴爾貧。日裏冰痕明化縷，雨前蘚甲細隨春。秦川仲子無書屋，訪著高株便是鄰。

煞是愁新眼遽明，游絲飄斷夕陽晴。弄弦半曲月孤墮，吹篴一聲霜五更。欲墜帽簷兒拍手，忽飛酒盞客關情。清溪卻為防狂折，漲過危橋不好行。

與君相識未遺詩，步步深山靜可思。薛障幾重無酒店，雪埋數尺斷腸碑。年過五百今逢我，寒徹一番還遇時。

若道名高欺富貴，東風何用著花為。

縣南十里塘

海上行人道里平，青山遮住暮潮橫。連城荒草黃雲亂，夾岸鹽沙殘雪明。漁老浪中仍路熟，舟從河渡自風輕。鯨飛龍臥尋常有，最近村家都不驚。

舟行次韻

飢歲新愁不雨天，霞消風細晚蕭然。茅簷農飯爭青麥，荻岸漁炊折白烟。客裏單衣當草蓐，村中薄酒祇山泉。相逢不忍即歸去，水涸行遲百里船。

臥疾 羅館

一庭隣樹葉斑斑被匡牀思未閒秋恨何須長信殿
故人堪比敬亭山新敲橡栗分狙供半下蒿簾待鳥還
誰謂清吟能愈疾詩懷渾不稱愁顏

禾中送祝子就檻車

慷慨出門君豈狂姓名珍重玉螭旁一封書似歐陽澈
萬里名知唐子方秋水自攜清露供囊止周易棠花相
傍白雲長弟仲儀負親影從之繇來道學多癡淚二百年餘國事
荒

城西作

城西僦舍壁粗完康竈顏坏足自歡家物新從市上得

酒懷翻覺難時寬尋花閒放投絲蝶開戶先扶帶雨竿
幽事欲闌禪理近逃名有意學瞿曇

答彭仲謀次韻

空山揮淚破巢居家國沉淪七尺餘鷄犬無聲荒里戶
鶯花如霧惜居諸三秋飽歷風塵味十里虛傳生死書
愁絕輕身渾易事不堪霜鬢泣柴閭

吳市重逢陸大有贈

西風暮雨下滄浪短鬢黃花並有霜一問故人多宿草
再來歌地滿衰楊焚餘魯壁經猶在島外田橫客未亾
還取青尊盡疇昔月明重與向塘山

登姑蘇城樓

梅福當時去不回我游吳市獨徘徊
宮迷野樹樵歌起城繞征旗戍角催
東望山隨瀛海盡南飛鴻自洞庭來
寥寥客思無人共新月堪邀入酒杯

題子胥祠壁

吳相祠前起越吟支天霜樹百年心
臨風烏雀門長夜欲雨龍蛇壁自陰
劍影浮江空白首簫聲殘巷託清音
招魂不返家何處漢水蒼蒼恨轉深

陳雨臺武科進士繇先大人門下昔甲申予白

先狀於金陵同謁武部不達留別秦淮酒樓

經亂久別今已丑再遇吳市出酒其醉因有

此詩

回首清淮碧酒尊躊躇同候羽林恩
獻書不稱中興旨帶劍空過司馬門
君臥吳樓高百尺我歸秦海只孤村
重逢月冷秋江夕互洗壺觴照客魂

恭謁孤山忠烈祠次吳駿公先生韻

羣公大義足千秋罇俎空林俯夕流
歸鳥泉聲啼落日斷雲峯影度高樓
西冷風雨悲江左南渡衣冠憶卞州
清議尚存荆棘裏遂令一死重山邱
野壑爭鳴萬木秋登臨此日泪空流
園陵宿莽迷千里

俎豆風塵共一樓怒馬乘潮浮海國愁鷓啼血下江州
歸魂不辨湖山路葑草連天沒古邱

盡日東風麥隴秋湖橋春漲接村流祠憐孝子芝當戶
山託逋翁鶴返樓白簡何心還故土黃冠無意去神州
相看地下聊相傍寢淪廟况一邱

大堤烟月已先秋坐聽長江嶺外流飲馬風輕臨野渡
吹笳雲散近城樓繇開部黨寃千古漸釀狂氛覆九州
登望不堪人事異中原白骨徧成邱

晴湖千頃白蘋秋獨立無人影自流月色秋同平樂堡
鐘聲疑是景陽樓空傳若水成孤節亦有睢江殉一州

更慕關西楊伯起夕陽殘骨委林邱

雨墊龍蛇四壁秋此山從古弔清流忠宣祠外鶯啼樹
武穆墳前月滿樓心事畧同扶大義中原重見屬幽州
舊游車馬馳驅盡蕨蕨萋萋獨此邱

亭空鶴去幾春秋獨有梅花照碧流吳地山川新戰壘
宋家宮闕舊歌樓渡河重下千年淚斷舌徒爭百二州
大鳥青蠅多散盡拂衣從此慕浮邱

烈帝憂危十七秋辜恩率土似崩流昭陵夜月移吳沼
內苑春風入塞樓起舞曾無劉越石放歌多有賈循州
披鱗攀馭同游處江北江南芳艸邱

憶昔濺河水秋招魂千里下黃流身依父骨東齊道夢
繞君恩北闕樓負土初成穿舊壠上書空欲籲南州褒
忠幸有高賢在終託山農守故邱

偶至湖上

不因游興卻辭家積雨停舟正落花河上風高春似海
樓頭客散夜聞茄門非處士誰栽柳宅是公侯已種瓜
回首山山芳樹盡更從何地憶繁華

夏日假館水南竹塢外舅示讀亂後諸咏次韻

六首

再拜高堂見古風千秋雲物一谿中談經晝靜心逾密

說劍宵深氣更雄豈有文章憐李漢漫因貧賤愛梁鴻
園林正過春暉後寸草無心盡藥籠

極目蒼蒼萬里思二京雲斷夢何之還當杖策論交日
猶是垂簾講易時羣從過庭皆過未良朋入坐亦莊施
閒來共倚谿橋立天外青山對賦詩

三十藏名身已閒更拚長策向青山鳴琴夜月能傳志
斗酒春風足駐顏舊事家聲留瑣闥早聞辭賦滿江關
門高史學兼傳女十志雄文未可刪

故友多成華子魚蕭條人外獨離居秋風白帝悲殘壘
芳草王孫返舊廬顛倒衣裳餘短髮消亡經術為焚書

魯連沒後無同調不敢臨文怨棄予

吳公花草自堪憐綠水猶聞唱采蓮海市樓臺連壁壘
江城燈火雜烽烟雲飛大澤追秦鹿月到空山照蜀鵲
滿目波濤無遠近不知何處野鷗眠

但愛朝霞與夕曛北山無事更移文鬱弧海外爭斜日
把酒峯前對落雲一望昭陵迷故國十年遼水泣波臣
愁心欲托孤舟去是處風烟跡隱淪

喜右吉閣伯歸自閩中

雙劍南飛隔歲華漫憑長缺唱無家烟雲入坐依修竹
鳥雀迎門對落花且喜張騫歸八月不教司馬滯三巴

無勞問訊征途事蓬鬢星霜信可嗟

陸冰修兄弟見訪屢不值以詩報謝

海南征鴈惜離羣况復秋聲不可聞百里盤餐慚巨伯
一時詞賦賴機雲全身正擬龍無首避地還愁豹有文
乘興絲來多命棹每逢霜雪倍思君

五言絕

蠶事

燈火夜離離桑枝滿筐碧長宵伴再眠婦鬢如絲白
女為悅已容士為知己死功成潔且立白稿深山裏

七言絕

初夏浴鶴亭即事

桐花初吐燕歸巢
卷幔荷亭草樹交
浴罷清池一雙鶴
雨餘斜照滿林梢

附錄

吳東發續澈浦詩話二則

家孝節先生諱蕃昌字仲木貞肅仲子司寇嗣孫貞肅殉明甲申之難先生出入江淮戎旅間逆喪以歸遂棄諸生業撰貞肅年譜自叙其後以見志著有祇欠庵集若干卷中有哀大樹詩曰我愛東家樹風霜萬古含暮霞喧鳥雀晴月滿江潭故國今誰在愁人何以堪長天空度影揮涕過城南即物興哀流連不盡先生嘗師念臺先生癸巳後與張先生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

以自範又為閫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墓銘所謂惟
日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恒志業未究者蓋語其實
也銘為楊園先生撰

孝節有自叙詩十章其一日三月國已破五月浙始
聞六月詳邸信七月歸家伴家伴與幕客四月離燕
京八月兇出門哭走江淮營七月淮水赤八月淮水
清兇啼一何苦大地秋風鳴含殮不獲視賴我賢友
生扶歸不及奔聞解盜賊旌執紼多義士泣拜送其
行孤兇尚得活抱父歸邱塋云々賢友生謂月隱先
生事詳貞肅年譜及月隱所著貞肅殉難實錄其曰

義士者按年譜云奴子所能記憶者天津故人路君
某孫君某故帥方君救兵送三十里臨清兵部即凌
君駟持門下士服率義旅恢中原親送五十里東昌
舊武臣許君某遣送三十里戴家開宋君某李君某
開河關中君吉君某吉君有婦亦擁兵屯河濱各送
所轄五十里濟寧故總戎李君者發五十騎關河道
導行五十里南陽書生吳君某聚義師送五十里是
也又云當是時中原州郡數百所皆歷寇騎燔沒箭
戟如林骸骸穿拒行人間走竄伏脫死毫釐間身經
遇故壘文武舊吏擁轄俟命類相保聚自名一軍望

見舟懸素旒書死節位氏者傾數里許為算食供具
緣岸再拜潑泣而送之亦有豪強丈夫因闢為據建
鼓標幟以要歸人奴子皆匍匐出其戲下泣告以故
多發符羽旗志之屬馳送數十里或自督啟闢交關
而止以次復然避難隨之者皆得出所謂解盜賊旌
者以此又有叅者包君感泣請為貞肅塗楫自負罷
轉側兵刃中求叅叅支刃

年譜序包君侍俱見集中而袁大材詩及自叙
十章未載何耶殆編錄時值禁細密以涉忌
諱去之促昧世其家子必猶及原藁謹誌以謀致



見舟懸素旒書死節位氏者傾數里許為算食供具
緣岸再拜潑泣而送之亦有豪強丈夫因聞為據建
鼓標幟以要歸人奴子皆匍匐出其戲下泣告以故
多發符羽旗志之屬馳送數十里或自督啟關交關
而止以次復然避難隨之者皆得出所謂解盜賊旌
者以此又有秦者包君感泣請為貞肅塗楨自負罷
轉側兵刃中求忝數被創幾殆事竣亦投胥井以死
孝節為撰傳嗚呼忠義之感人也如此而人性之無
不善亦可見矣